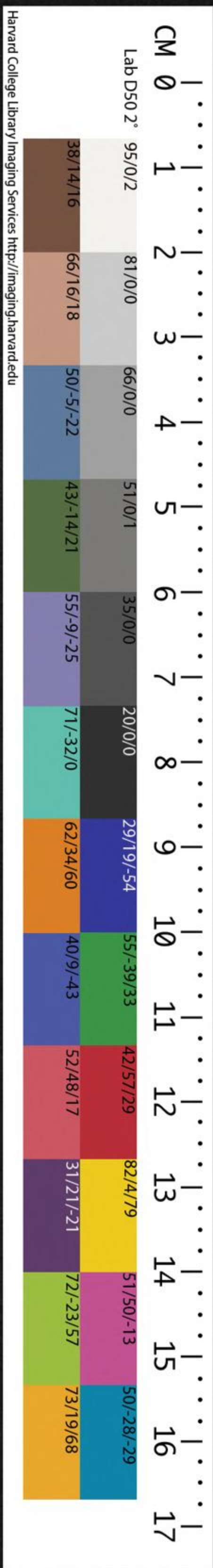


67

T2511/1218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下

戎狄志 下

明旰昶鄧元錫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興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為國是。歲金繒以為奉。胡
逆奉胡。羗逆奉羗。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

西戎曰拓跋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

保鮮卑山而居。後徙潢水黃龍

河間。貞觀中。拜松漠都督。唐季。阿保機徙漢城。漢城在炭山東南。樂河上。其地有鹽鐵之饒。可樹藝。乃後魏滑鹽縣也。乃并諸部而自立。至阿保機。并室帝女真奚。雷諸小國

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為地皇后。死為契
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嘗後唐時。石敬瑭以晉陽反。

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於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於遼。稱子男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驚怠。而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陷虜思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瀚。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下。遂入晉。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

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餉。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既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我去矣。又時已熱。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者。燕王也。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蓋戲之也。燕王謂延壽礪。唐明宗時翰林學士。降契丹。并爲謀臣。而延壽以鞅望。卒繫治之。行至臨

洺殺胡林而苑。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抉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羝。益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於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棗。所屬任老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謠爲誚笑。於是契丹主賢扣關遣使奉書幣講好。而和議始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

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惟所命。於是遼將耶律沙帥師來救漢。前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旣下。帝遂自將肆伐。遼狗涿易下之。進圍幽州。順薊降。已師敗績于高粱河。跳身乘驢。僅以免。和好絕。而契丹主賢卒。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主少。毋專政。嬖倖用事。宜可伐。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陞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堅

重毋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慮不暇援，出後山。後諸州克，而弁兵乘范陽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矐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饒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敕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制，戰岐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瀕沙河而

爨，追大至，又大敗。於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師。徙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寘京西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帝大愧悔，蠲河北租，給復者三年。是役也，帝獨與樞密院計，興師中書不預議。故悔益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幽薊事矣。既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史士益罷，悞憚於兵。楊業與虜戰於陳家谷，敗。劉廷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

顧獨請益兵。於是始料河內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猶不足。號役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凜凜也。時契丹與中國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真宗嗣位。賜邊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主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後七年。爲景德元年。虜游騎入掠深祁間。遇宋師。輒却。輒引去。徜徉若無鬪志者。寇萊公準在政府。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於是命將簡驍銳。據要害。爲戰守備。已而虜果大入。中外震駭。羽檄夕五至。準不發視。日飲博笑自若。帝駭。召問之。準曰。陛下欲了此。

不過五日爾。帝問計安出。準對曰。莫如親征。今契丹深入內地。糧餽不繼。而中國清野。堅壁壘以待之。過五日。食必且盡。食盡必且引去。去而以天威臨之。分命諸將。伺其惰歸。急擊。使隻輪不返。此數世之利也。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大震。參政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爲二人者謀。乃陽爲不知也。者而卻之。大言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第親征虜。自當遁。奈何棄宗社。自竄楚蜀。示削弱乎。大駕一動。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未可。

知也。立請駕幸河北。同列懼。欲退止之。令候發。帝難之。欲還內。準引裾請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必毋還內而行。帝意乃決。庚午發京師。時命朝士出知諸州。準傳敕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第失一城一堡者。斬矣。準患參政欽若闇大體而多私智。懼妄有關說。格大議也。則請於帝。使出知天雄軍。時契丹兵勢甚盛。衆恇懼。請蹕河南以覘變。準固爭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尚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定威制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豈憂契丹哉。何疑而不進也。同列皆懼。請持重。雖帝意亦甚難之。準強爭不能得出。屏間過太尉高瓊入。呼謂曰。大駕渡河。則事濟。太尉國虎臣。受恩厚。今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喜。趣復入。瓊隨入立庭下。準大言曰。陛下卽不以臣言爲然。瓊宿將。盍嘗問焉。瓊武人不知書。大呼曰。準言是。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參政極大詫愕。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何不賦一詩退虜耶。準曰。軍機宜間不容髮。宜趣駕。帝乃前渡河。御大名城北門樓。遠近見御蓋。爭踴權躍。呼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爲奪氣。帝乃喜。太息稱準功。於是舉軍事。壹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大悅。會契丹將蕭撻凜出掠陳而斃。契丹愈懾。相持十餘日而困。果欲退。則奉書求關南地以爲和。帝內實厭兵。乃言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金繒賜單于。有故事可許也。準度虜食盡。而諸軍分信地。犄角嚴。可擊。必邀其稱臣。及獻幽薊地。乃聽和。因畫策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生心矣。帝歛然曰。後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也。姑聽和可矣。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取重者。乃

許和而竟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中厲聲曰。雖有旨汝

所許過三十萬。斬汝矣。利用往。竟以

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成

約誓而南。其弭兵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爲折衝。諸

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挫。虞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

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

慈仁

憚兵。許歲幣。過適靡國。

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真宗崩。契丹主

隆緒集

羣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真宗諱。祭

奠弔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

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

隆緒立四十九年死。子宗真立。

母稱斥絃其嫡
女君稱

太后

慶曆中元昊以靈夏反中國疲於西契

丹主

宗真

即介使來求關南地以發難天子益憚事急和

富鄭公弼以樞密直學士往報使弼至見虜王問故虜
主曰南朝遺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
也羣臣請舉兵而南朕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即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脫從諸將言北兵當隻輪無得反者而聽平此其
德何德也且自通好來計爲北朝利何筭凡今爲此紛
紛者直北朝諸臣爲主謀不思耳虜王驚曰何謂也弼
曰凡爲國謀忠者必長計遠筭嘗以前事觀之古猾夏

多矣豈嘗有全勝者哉獨晉高祖欺天叛君外求助
於北而未帝昏亂神人棄之故克耳今天子明聖中
國又安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即
北朝用兵試自度能必勝乎曰不能也弼曰勝負既
未可前知就使其勝所虜獲必充物諸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所喪亡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
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而臣下無所獲中國稿給歲不
過奉使者一二人而止羣臣何利焉故北朝諸勸用
兵者獨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聞首肯者又之弼
少得問乃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水矩

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執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籍舊。補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廬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時地。以爲名。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朕爲祖宗守國。土地尺寸。必不敢妄與人。北朝之欲土地。亦利其租賦也。已耳。朕不忍以土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此何可得欺也。契丹主意奪。明日召弼與

同獵。引弼馬自近言。事業已發端。必得地則懽好可久。不然。吾安所藉手爲榮乎。弼反復言其必不可狀。且曰。正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動。無祈地。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且人命修短不可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卿歸矣。需再來。擇一以爲平。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使。則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遺我幣。其書辭當曰獻。不則曰納。弼固爭其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輸我幣。懼我也。於二字何

有。藉令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彌曰。本朝皇帝兼愛南
北。故不憚更成。何謂懼。必不得已。至於用兵。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也。固勿固。古有
之矣。彌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稱獻納。
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
厲。契丹知其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往議之。於是留所
許增幣誓書。復遣使以其國誓書來。且定爲獻納儀。詔
許歲增銀絹各十萬。通前計爲幣。凡二十萬。歸幣辭
稱納而復平。時契丹實顧惜好幣。特爲虛聲。以恫喝
中國而中國方困於西。憚事。許與彌過適。而國力益

靡弊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賢哲林立。
國勢鞏於磐石。而外蠻隨弭。雖不正戰。亦所謂可以守。
而後可以和平也。已。詔冊元昊爲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
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彌以樞副爭之曰。不可。今先
虜使未至。行則恩自我出。虜使至國。許和行。重歸彼矣。
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而元昊方伐呆兒
族。地迫於河東。上問彌。虜得無與元昊計合襲我乎。彌
曰。虜自得幽薊。不復。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
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
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

意豈宜言受禮雲中乎。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獲重幣。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或請調發爲備。善弼曰。以虜虛聲。故而驟有調發。正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入寇者。臣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調。宗真立二十五年死。諡與

宗子洪基立。

熙寧中。相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於二虜

無爲也。增城堡。團隊伍。欲外攘以爲功。於是契丹主

洪基

遣蕭禧來言疆事。

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

帝手詔諸老臣。棟謀

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

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觀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於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徃義勇民兵。將較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於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繪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

用之成去。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簡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無故。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於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繇。然橫使再至。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卽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

國之本。當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上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畎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羸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况今日乎。臣愚為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宣命邊吏。退近者。侵古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於計為長也。時舊德彥博弼。皆以為祖宗故地。不可與會安石。召再相。度不能難。乃謬為六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

圖為斷。命天章問待詔韓縝。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而異時兵端始此矣。洪基立四十七年而死。謚道宗。長子濬。以譖死。

孫延禧立。為天祚。政和中。漢人有高藥師者。泛海來登州。言

女真起海上。建國破契丹。請夾攻。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慎之

地。元魏時有五部。唐初為二部。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已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點。多智能。遼聶部反。將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其地。得其山川險易。為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即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擒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之。已果擒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主女直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媿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直厭苦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乃言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然鐵終變。壞金色白。

完顏色尚白。又按出虎水。吾所居也。按出虎者。其國語曰金。於是稱皇帝。國號金。更名旻。當是時。遼亂。宗真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會闡人童貫使遼。至盧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會闡人童貫使遼。至盧溝。得燕人馬植。竒之。載與歸。亦策請結約女。直夾攻遼。與藥師言適合。相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失燕雲。歲奉金。繒為大辱。聞之喜。與王黼力主其議。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且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自我始。陛下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使肝腦塗地乎。詔編管

海外。於是貫以河北河東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勒兵五萬以應金。師大衄。而女真攻遼。天祚為其將婁室所獲而遼亡。遼九主有國百有五十年。當是時天下耗弊外疆中

乾女真既滅遼。改國號金。而益縱攻圍汴。世承平久。不習兵。主懷相劣。幾不可以守。賴李右丞綱主固守。畫種太保師道以威名填之。而又和脫。非國守未墮。則和固不可得而成也。明年金復縱國。燹民困上下。痿痺。既不足戰。又不足守。猶循故事。銀土地。金繒以為奉。於是二帝北。而汴不復都。嗚呼。古事戎狄。以自困。結戎狄以幾利。因以賈害。未或甚於有宋者也。其

後蒙古起沙漠軼金。金走汴。殲於汴。已走蔡。而宋鈴轄孟珙復唐鄧。與蒙古夾攻蔡。竟克蔡。而金亡於蔡。古戎狄猾夏。莫甚於金。而弱宋斃之。謂天道叵測哉。謂不好還哉。自晚宋夷狄之變。亟皆關中國所以廢興存亡者。此不著。著宋紀及元志中。獨具金世次。及所以興滅者。畧表見焉。

阿骨打名旻。多力。善射。有大度。既克遼。下合禁無犯。遼諸州陵墓。克城邑。往往釋其俘。亡去者。戒勿殺。立九年而死。有子十三人。不立。立弟吳乞買。嗣是為金太祖。吳乞買名晟。滅遼。陷宋。郡執徽欽二帝。以歸居之五國城。立宋叛臣劉豫為帝。立十三年而死。為金太宗。吳乞買亦有子十四人。舍之。立太祖嫡子宗峻子。曰合剌。以為後。更名亶。地尊其考妣為帝后。又尊其先世俱帝后。廢劉豫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

于汴。循太宗年號不改。又三年始改元。乃紹興八年也。遣使以衮冕圭冊冊高宗。為大宋皇帝。歸徽宗及三后梓宮。亶初年粘罕幹離不等。相繼秉機務。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凋謝。后裴滿氏始干政。繼嗣不立。為所掣。制積不平。無聊。遂縱酒。酣營好殺。大臣莫必其命。以天變肆赦。命翰學士張鈞草詔。已怒其訕謗。榜數百。不死。手劒齧其口。醢之。已又殺其二弟。昨王常勝。節度使查剌。殺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宮中。將立為后。數日。殺故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殺妃四人。右丞相亮因羣臣震恐。入宿衛。弒之。立凡十五年。當是時。金亂。國可破。而逆槍鏹忠良。殆盡。設彌文。逢王於晏安。以事讐為國。是可恨也。亮阿骨打庶子。宗幹子。既即位。銜宗臣秉德。謀廢立。不即勸進。又忌吳乞買。諸子盛彊。命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告逮。弁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殺行臺左丞相撒離喝于汴。皆夷族。而滅汴。宋君臣之子孫殆盡。三年。廣燕京城。大營宮室。納所誅宗室諸婦于宮中。叔母與焉。明年。遷都燕。改燕京為中都。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弁右相蕭裕。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焚其骨。投水中。諸

從姊妹皆分屬諸妃，與爲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命會寧府毀舊宮殿，及諸大族第宅，儲慶寺夷其址耕種之。四年，修中都城，伐宋，徒單后者亮嫡母也，賢遇下有恩，意與亮母大氏相得，至歡。亮弑，單后生日，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忽念應之，金王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及是遷都燕，親屬皆從，獨徒單太后留，會寧常憂懼，每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思念之，病篤，以不得一見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我事之，當如我，久之，迎徒單后至流沙河，亮親迎之，令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雖太后亦信其誠，已后聞亮欲南侵，且大舉，數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家必忿怒，及至汴，意后嘗養鄭王克爲己子，克四子皆成立，恐身將兵在外，有異圖，使點簡大懷忠等入，何后指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焚其骨宮中，棄于水，并殺鄭王克及克子三人，遂盡。

殺宋遼宗室在北者，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以伐宋。兵困于宋，益苛暴，爲其下所賊而死，語具宋紀中。嗚呼！亮淫虐之惡，浮於桀紂，吞噬之毒，暴於秦項，爲大所厭棄，宜其斃也。金主雍者，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孫，偉姿貌，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性仁孝，沈靜明達，善騎射，衆心歸之。初封葛王，尹濟南，亮聞王如烏林答氏有姿儀，召之，如謂烏祿曰：我不行，禍必且及王，我當自勉，不以累王也。召府臣僕曰：爲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至良鄉，得問，遂自殺，而王免於禍。亮南伐，爲衆所推戴，卽位，改元詔暴揚，亮罪數十事，追尊考妣爲帝后，下令散南征之衆，遣使來報論，且告卽位，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以元妃烏林答氏守節死，不立后，終身敕宮中飾勿得用黃金，不得已有興修，輒損宮中歲費以克之。除金銀坑冶之禁，聽民採，以女真字譚經史，令國人誦習，思貧民饑餒，猶在己，務安全之，以寬慈爲德，而綱紀振肅，賞罰不濫，誠宰相進賢，退不肖，引才知自輔，毋忌其分權，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尚書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爲誰？浩曰：秦始皇，金主目近侍曰：汝欲使我爲秦始皇。

皇乎以唐太宗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思始終如一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豫怠言事者雖妄未嘗罪之嘗
如會寧論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
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納諫諍久之自熟至會寧謂羣
臣曰上京風物淳朴朕甚樂之有奏請回鑾輒愴然
感祖宗舊都不忍舍去也朕百歲後當置十八祖陵
之側我所安也宴宗室皇武殿羣臣故老進酒畢以
次起舞金主自歌木曲道王業艱難慨想祖宗宛如
睹也歌畢泣數行下宗戚捧觴上壽稱萬歲明日發
上京宗室入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徃公等
皆以奢縱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
對之泣宗室戚屬皆感泣當是時南北講和與民休
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
死罪囚歲止十七人在金諸帝中稱最賢號曰小堯
舜宋積弱不自振而欲於初定和時背盟誓規恢復
爲佳兵豈有當哉立二十有七年而殂廟號世宗太
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更名璟嗣位璟在東
宮時昏持國以經童入祇應遂親用持國柔佞有智
知金主好色以秘術干之又多遺賂幸妃李與妻襄
擅政士奸利躁進者爭趨焉而政亂平章完顏守貞

忠亮明經術又好接引善類列朝廷爲昏持國所忌
罷去當是時金爲北鄙阻鞞等部所擾士卒塗炭府
倉空匱國勢弱而羣盜蜂起賦歛繁民不堪命宋韓
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驟伐金而師乃大衄宋
誅侂胄蘇師旦以爲說乃復和并金之不可乘宋政
亂未有以乘之也璟無子疏忌宗室以衛王永濟柔
易餘智愛之傳位焉而死厥享國十有九年是爲章
宗初遣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
僕散端奏先帝承衛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逾期
范氏產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乃
以范損遺腹詔中外而稱李元妃教令賈氏詐有娠
竝殺之以僕散端爲右相而蒙古始肆侵軼金語具
先事中攻西京金留守紇石烈湖沙虎棄城遁所過
擅取官庫銀奪官民馬入紫荆殺涑水令至中都金
主釋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已以罪放歸尋復用使將
兵屯燕城相徒單鑑諫不聽而湖沙虎乃遂反矯稱
知大興府徒單南平作亂討殺之入宮以其黨盡易
宿衛稱監國逼金主出居衛邸令黃門入宮收璽尚
宮鄭夫人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湖沙虎人臣取
將何爲黃門語懾之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君

難不能死反爲途豎奪璽耶我可殺璽不可得也相
徒單鑑時在告湖沙虎欲僭位憚鑑人望詣訪之鑑
從容謂曰昇王章宗允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可立也
胡沙虎乃大沮弑金主於邸迎昇王珣于彰德立之
會蒙古敗金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胡沙虎欲
斬之珣不可益其兵令出戰兵潰琪自度必死還軍
副胡沙虎第斬其首詣闕請罪赦之暴胡沙虎罪奪
官爵而高琪爲左副元帥奉國以故主永濟女歸蒙
古及蒙古平以國蹙兵財匱徙都汴蒙古主曰旣和
而遷者疑也復圍燕金中都留守完顏承暉以林撚
盡忠在軍久習軍悉以兵付之遣人以礮寫奏告急
金主遣將將大軍救之遇蒙古霸州大敗中都援絕
承暉與盡忠約同死盡忠不應然兵柄業皆屬盡忠
莫可如何入辭家廟作遺表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
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付令史師安石令上之
盡出家貨財召家人隨年勞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
神色泰然與安石舉白引滿從容曰承暉於五經皆
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
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抄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耶
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藥

死矣家人瘞之庭中是日暮盡忠將南奔中都妃嬪
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先出與諸妃啓途
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先出不復顧蒙古兵入
吏民積死金祖宗神銜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至金
主釋不問仍平章政事竟以謀逆誅當是時金多難
宋不復遣使輸歲幣木虎高琪懼蒙古見逼而易宋
欲南侵以疆土多沒於蒙古欲於宋取償排羣議導
其主分道南擊宋宋傳檄言犬羊跨我中原大厭久
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亦大舉伐之金又西結
禍於夏而國愈益困以汴京城闊遠難守從高琪議
竭公私之力築裏城以精兵屯駐苟歲月而河北陷
沒不復問已高琪以罪誅而國比不可爲矣金主珣
立十一年而死謚曰宣疾革時推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知可託謂之曰召太子言絕而俎靡
貴妃陰狡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而怨鄭氏
恐其爲變也給之休他室入遽鑰之急召太子太子
守緒入知英王先在分遣樞密院及東宮親衛軍于
東華門爲防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出后
妃發器宣遺詔卽位當是時蒙古盡有河中山陝州
郡進攻汴羣臣議高琪所築裏城不可守外城不可

棄修樓櫓器具時京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軍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二行省將步騎十五萬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且行且戰不得休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召赴汴而師潰遂大崩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而死陳和尚趨避俟稍定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白事蒙古施雷召問之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求明白死耳降之不肯斫足脛不屈割口吻至耳喫血罵不休蒙古將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被執亦死而金健將銳卒畢盡矣已蒙古遣使來宋約伐金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分命將城守而北奔濟河南攻衛白撒縱軍四掠所過丘墟民怨思叛而衛城堅守不下蒙古騎兵踵其後戰白公廟金敗績金主潛渡河走歸德暴白撒罪誅之而蒙古攻汴日急米升至銀二兩孱死相望人相食會金主遣使至汴迎兩宮人情益自危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殺二丞相諭百姓曰吾爲汝一城生靈請命遂勒兵入宮以太后命召衛王子從恪爲梁王監國并宗室近屬畢幽之宮中立自爲太師都元

帥以汴降蒙古蒙古將速不臺至青城立往謁父事之還悉燒其城上樓櫓明實降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子女閱實之亂焉已執后妃及梁王若完顏族盡送蒙古軍而蒙古軍入汴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去立歸大慟而已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去在道艱楚萬狀甚于徽欽時蓋金以歲丙午覆宋于汴迨癸巳僅百年而完顏氏殲于汴無遺種豈可謂非天也當是時金主守緒在歸德副元帥蒲察官奴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敢奏對者守緒日悲泣語內侍云自古曷嘗有不亾之國不死之君乎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內侍局宋珪奉御女奚烈完等以蔡州城池堅深兵糧廣勸幸之以救饑會蔡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請臨幸守緒意遂決令珪等伏照碧堂門間官奴入刺其肋傷焉投城下以走追殺之於是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朝士從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貴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進次亳南六十里遇雨避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比至蔡父老羅拜於道見儀衛蕭

條咸感泣。金主亦泣下。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六師。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忽斜虎有文武材。選士括馬。繕甲兵。爲幸秦鞏計。近侍久困睢陽。思卽安。不願遷。而蒙古去。蔡差遠。商販頗集。惟金主亦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爲遊觀。忽斜虎切諫。乃止。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尚書省。以月糧不優。語不遜。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令容忍。濟時艱。忽斜虎對曰。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將帥之職。惟其法小。犯則決。犬犯則誅。不可使疆兵悍卒。一日不在紀律中。威克厥愛。乃濟也。自是無敢復犯法者。是歲冬。蒙古圍蔡州。宋大帥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圍蔡。忽斜虎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人民。營畫守禦。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有固志。久之。宋蒙古軍攻西城。克之。墮其城。急甚。金主注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爲人主。又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亾國。獨此介介耳。已。又泣曰。古亾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階庭。閉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第觀之。始城中防守不足。括婦人壯健者。假男

子衣冠。運木石。外城破危迫。驅老穉熬爲油。爲砲以禦敵。號人油砲。已城中糧絕者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食之。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剝其肉。以食。金天興二年。守緒有國之十年也。爲宋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起。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攻之。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攻。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宗子劾里鉢之後。白撒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艱馳突。卿趨捷。知兵。庶萬有一祚。胤不絕也。承麟起受璽。時宋師薄南門。百官稱賀畢。出捍敵。則南城之陴已立。宋懺矣。俄頃。四合鼓譟。振大地。開西門。納蒙古軍。守緒知不可爲。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自經。死。忽斜虎赴汝水。死。將士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于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宜謚曰哀。莫未畢。而城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汝水上。孟珙入宮。執參政

張天綱。問金主所在。天綱曰。火之矣。琪乃與蒙古塔察兒。襲金主骨及寶玉法物。以爲分。是日。承麟死於兵。而金亡。金自宣宗來。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惟讓。以爲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恐困主心。闕不自白。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牽制。以底于亡。夏四月。宋獻金俘于太廟。有司令天綱供狀。勒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有司不能屈。聽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帝召問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不得死所耳。何畏。因祈死不已。帝釋不殺。後莫知所終。已而宋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金九主傳國。百五十有九年。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跋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拔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旣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獻見。

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爲怨。願納土留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使。曲赦所部。遣使者護其總脉。以上親赴闕。而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嘗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卽復還。繼遷視之蔑如也。旣至鎮。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悔禍歸款。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爲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

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帝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之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之地，時窺邊，咸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賢言：自清遠軍陷青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覬覦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觀蕃部大族，皆領類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酋，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廊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致矣。臣所領十二州。

現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聲援。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集，虜必并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資之以中興，不可棄。捨之則戎狄之地益廣，饒患一。自環慶至靈武，故西城地二千里，其東偏爲夏賊之境，其西偏秦涇儀渭西北諸戎落是也。棄靈武，將合而爲一患，二冀北馬之所

生自契丹狂獫無足馬南來國馬畢取足乎西戎棄
靈武夏挾諸戎不貢馬則戰馬何自出患三請築溥
樂耀德二城與靈武爲唇齒爲中國固圉便帝猶豫
未有決以問相相沆亦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軍民空壘歸
關右民庶息肩乎議未決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
府徙居之蓋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悔
以爲不前用沆言而夏禍益滋及繼遷死子德明立
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
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子

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萬
出不意擒之復河西爲郡縣

瑋彬子

不報而德明連表

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特進
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
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

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母臣宋德明日吾用兵疲矣吾
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
牧自天性於錦綺何有英雄之主當霸王豈顧疲哉
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

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

以爲固僭號改元命將設屯戍寇邊

日河西至于聯
翳山屯七萬人

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
宥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

蕃而回紇賀蘭靈州與慶各宿重兵爲鎮防與諸豪
會歎血結約而表請曰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元昊
亦遣人齎媿書納旌節及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
上所授敕誥委之邊而去狂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於是元昊拔
慶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砦圍延州宋師覆焉中外
大駭天子爲盱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
人倚以西事於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
淹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延命
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而下出禦寇
不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
賊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

三千人曰大蒐使吏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姦犯科
經黥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又以民遠輸
將費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租稅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
以爲康定軍於是招流亾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完

漢之民相踵歸業

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公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

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
弁兵一遁鼓行而前可破也於是詔鄜延涇原皆會
師仲淹評以爲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
無二二三若賊乘關中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則朝廷不得高枕而卧矣爲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
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清野使戰無所獲攻
無從入而許臣等稍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
自困此萬全計也今必五路並進暴師於外臣恐承

平之。久國無宿將。無選兵。而僥倖於危事。一蹶跌則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不可。於是詔寢兵。會元昊請延州約和。琦聞之曰。無約而和者。謀也。勒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在福將之。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懌合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四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見自將精兵十萬營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雉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刻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傅等皆欲據勝地。更戰而夏人陳中。忽監鮑老旗長二丈許。衆貽愕。

莫測也。已。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壓。積歿。懌及福沒焉。會有好水之敗。琦自劾。貶知秦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奪官。

知耀州。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至。欲以金

繒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

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

夷。遣使諭仲淹。欲移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

卽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竝駐涇州。許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率涇原之師。以之。卽聲

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

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置陝西
五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於是琦仲淹
愛撫士卒。延接諸兇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時
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勞苦。賊易之。而士兵
勁悍。善戰。琦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實京師。
又以籠竿城。蔽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爲德順
軍虜吭喉。乃在橫山。請於鄜延渭三州。各練士兵三
萬爲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爲視聽。候虜所不備。
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來橫山之
人。橫山墮。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靈。如穴中。

兔可攫而得矣。於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爲
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懼如此。而環慶師龐籍。葺元
昊所破金明承平栲栳諸砦完之。西北有渾州川。出
沃川尾。曰橋子谷。爲西寇走集。遣將狄青築招安砦。
其中募民耕收其粟以贍軍。與韓范相犄角。初元昊
自怙其狡習兵。耻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
兵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
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亾創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
則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於是大困。

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籍令招納。事有端。而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徼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以擾之。元昊諸廂兵。多在河外。必且疲於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願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期。當軍行時。不以小勝小。願

爲意。則三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晚耶。契丹見國家深長之謀如此。必懼而休盟。不復敢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易侮。他時爲中原禍。豈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塞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罷戍。冀少自休。誠見西戎疆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踰年。元昊上書。稱男泥定。固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龐籍致之闕下。且言。堯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使至。司諫蔡

襄言兀卒者譚云吾祖也。意侮嫚朝廷。令朝廷賜之
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弼亦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不可許。乃
却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而和
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始元昊作難。王師屢撓。常有并吞關中之意。而
其將野利天都二人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鈐轄种世衡計以二人者不去。中國之難木已也。有王嵩者。本
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已忽怠。已更挫辱。苦之。察嵩終啣恩。無少望。乃召對
勞苦之。曰吾以試若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所使之。於是乃草遺野利書。爲隱辭。如嘗
私約。而速其行者。以蠟置衣領中。密縫之。勅非瀆必勿出。而嵩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棗一部。龜一
幅。以爲信。乃無書。野利不敢匿。送之。元昊元昊痛楚之。幾死。終不言。命曳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遣嵩遺

野利王書。戒必獨致野利王。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以恐死者。冀得間投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於是乃出書。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謬爲野利使。使世衡所。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於是元昊殺野利。世衡知謀已行。乃設莫境上。爲文言。野利與天都。皆有意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二將。羽翼鏖而勢孤。遂定元昊據國。和本元昊所爲和者。世衡間二將之力也。

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敕懲約。而諒祚不奉詔。顧擾邊。失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州陸誥曰。朝廷積習。炳息。故虜益悖。驚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留不遣。而上書言狀。於是韓魏公琦柄國。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樞密使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爲傲。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

計勇力。而今日邊備過異。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於是詔說牒宥州。問狀諒祚。果大沮。謝罪。已知清澗將种諤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臣竊料名山之衆。不必能加諒祚。卽幸而勝之。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何益。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識當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儻其西還。不可南入。不受。窮無所歸。必突據邊城。以救其命。爲禍曷已。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而种諤得嵬名山以來。夏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誅諤。棄綏。命司空侍中琦判永興軍。經甲各之。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持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言。前無納降。啓釁固善。今釁則旣成矣。虜旣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必守綏以張國威。從之。而諤下吏放隨州。神宗初。諒祚。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彊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靈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

時可并而撫也。且唃氏子孫賸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而於夏人爲斷其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相彥博難之。而相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主之。請卽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則諸蕃族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絕夏人鈔畧之患。使部

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於西域每得其地。輒建邑州。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羣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場。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興。帝召中書議相彥

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及工旣動。知不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帝不以爲然。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面訾

之日。主者誠善計。有成屋於胷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彥博語塞。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詔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於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亡也。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項。茶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謫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詔既主洮河安撫司事。以蕃部翁龍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二萬人。於是名古渭砦爲通遠軍。以詔知軍事。又降武

勝城。則建以爲鎮。洮軍名熙州。已進復河岷。於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上御紫宸。受朝賀。輟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於他路。西人疲焉。元豐中。邊將言。夏秉常毋幽秉常而奪其政。國命亂。可擊也。於是命大闢憲帥師伐夏。樞密副使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今日之事。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令中官任之。將人士解體。孰爲之盡力者。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又孰與成功。帝默然久之。曰。大帥難。學士呂公著進曰。國有大師。

當先擇帥。既無其人，不如其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終不聽。而五路師皆潰。羣帥皆竄。謫憲失期，當誅。自陳有開藥州功，乞貫樞副。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以大帥獨後，此何可得貫也。不聽。命復以制使知蘭州。虜大入蘭州，乃奪官。時憲出熙河，神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五道並進。昌祚率番漢兵五萬擊夏，磨哆塞破入之，薄靈州，且入高遵裕嫉其功，馳止之。既而圍城者浹旬，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師，又鉞絕饌道，士卒饑溺死。師遂潰。諤克米脂，進破石堡城。次夏州，軍乏食，適雨雪，大較以其衆潰。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不繼，亦死。先是，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俯瞰靈夏，使虜不得越磧入為寇，而城橫山當自銀州始。詔給事中徐禧往視之。禧以為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水

樂永樂形，阨塞可據也。沈括爭以為永樂依山無水，果不可城，即城不可守。帝主禧議，詔禧護諸將往。乘城而命括移府址塞總大兵為援。築十四日而城成。城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還，米脂堡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禧遣救，夏傾國大至。大將曲珍請及水濟擊之，不聽。請收兵入城，又不聽。既大敗，乃入城守。而夏人圍之者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乏水而困，饋援絕而城陷。禧及諸將皆敗死。夏人耀兵米脂。是役也，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城而還。

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七萬人。輜重鉅百萬。自是帝始知邊臣無足倚信。自悔。惟至臨朝痛悼，為廢寢食。而夏人亦困弊矣。元祐柔輯崇寧啓豐。夏叛服不常，然無足為中國繫者。夏傳國至元興乃亾。大都宋以文德御宇內，守慈恕戒生

事遠夷北狄西戎皆大國其四夷高麗交趾大理日本他諸占城真臘蒲甘邈黎三佛齊之屬通貢者數十國于闐高昌回紇龜茲吐蕃猶襲古名時與中國通然莫足數也

高麗本高句驪建隆中王王昭來入貢後益親時遣生徒入學有賜第者然受契丹封奉其正朔交趾本漢南越地唐交州總管府五代時交管亂丁公著攝驩州境內安堵有其地開寶六年孫璉遣使人貢授靜海軍節度使進交趾郡王太宗時璉卒弟璿嗣將黎桓擅權樹黨遷璿於別第總其衆太宗命將討之貶璿而桓名下璿修貢表謝罪赦之八年以璿讓國求領鎮帝以其地阻遠授持節督交州諸軍桓質陋目眇負山海恣睢使者至自言與蠻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後出臨海汎張宴飲則又跣足持竿入水標大魚中之左右皆叫譟鼓躍助爲歡又令數十人昇大蛇長數丈饋客

又驕送二虎備縱觀久之進交趾郡王真宗初進南平王桓死子爭立知廣州麥策請討不許令安撫使撓譬毋自相魚肉而定而龍廷嗣封爲苛虐國人不服大較李公蘊逐之稱留後奉貢用桓故事封之公蘊死子日政嗣死子日尊嗣寇欽邕州詔安撫使會兵討表待罪罷兵神宗卽位進日尊南平王而日尊破占城虜其王自帝其國號大越死子乾德嗣熙寧中用事者求邊功知邕州蕭注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取也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一意攻擾而交趾始貳起坐罷劉燹代治戈船絕互市乾德表自訴不得達遂分三道陷欽廉邕州起安置郢州除燹名相安石得交人露布而怒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詔占城占膽令會師逵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舟師前逾戰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壞因設伏擊之殺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請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

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桃榔縣。而
還。李八傳。至南宋。為壻。陳日斐。所有。 雍熙中。日

本有僧曰喬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至。善隸書。而不通
華言。問其土風。獨書牘以對。云國中有五經及佛經。國
王王姓。傳今王。既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皆世官。統
五畿七道三島三千七百七十三都。太宗歎息謂宰相
言。此島夷耳。乃世祚昌遐如此。其臣亦繼襲不絕。古之
道也。存撫之甚厚。吐蕃諸部來貢獻。帝慰撫。賜束帛。謂
宰相言。吐蕃自唐室來。世為邊患。今自歸無勤驅逐。不
啻足矣。其綏懷慰薦之。祥符中。于闐王遣使以方物來
獻。見使者奉觴上萬壽。帝悅。為舉觴。且詢卿在道幾何。

時。度去此幾何里。對曰。臣在道。旦行暮休。一年于此
矣。不知其里也。問道路得無憂乎。對曰。上威德遠被。
自瓜沙以往。達于闐。道路清行。旅如流。上喜甚。留宴
勞之。乃遣濱行使者。請得一命使往。填撫。願不異。
遠夷。上曰。命使本不惜筭路。遠空為爾國費。無益也。
今降詔齋往。於命使不異。道南渡。而外國大食等。猶
時至。孝宗謂侍臣曰。今中國弊於女真。極矣。又虛捐
數十萬緡。易外夷珠玉。何為。賜詔優答其意。却之不
貪其利焉。元起朔狄入中國。兼有戎夏。四履之盛。在
古無匹。垂百年。而順帝失德。為淫荒。我

高皇帝受命清四海東南底定乃命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帥師往北征檄天下以內夏外夷之誼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下治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况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大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乃今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並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人事致然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豈不信哉夫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當降生聖人恢復中華立緇陳紀以濟世安民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就胡虜禽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

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注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彌甚。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犯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人一體撫養無異。

上臨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朕念之怛然傷心。獨中原民瘼。天監茲在。朕不敢自怠。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及其子孫荒怠。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今命諸將軍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原。拯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如仇讐。違天虐民。朕甚不取。諸將軍謹以爲戒。以成予伐。罪救民之志。大師克燕。元主北出塞遁去。明年也。速寇通州。偏將軍文忠。副將軍遇春。敗之錦川。進師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殂于應昌。大師克應昌。獲天子璽寶圭冊。并獲其孫買的里八剌。

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里達剌。宵跳身遁。於是下詔言。朕卽位初。遣使臨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徃報。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絕望。其迤北各枝王頭目。各依職來附。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旣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違者且舉師清沙漠。毋執迷貽悔。而追謚故元主爲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

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運阻。完師還。勝取甘肅。文忠擣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上書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興廢有國者之所必有也。朕覽觀前代。獲勝國子孫。必俘廟社。以獻厥功。初間有恩禮封爵。迄以無後。雖君家寧獨異乎。宋幼主是已。朕本布衣。生長君朝。盜起汝潁。斬黃間。四海土崩。生民塗炭。朕興師救民。一時羣雄僭名號者。咸就俘虜。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畏天者存。故特致書以布朕意。君其察焉。已而遣崇禮侯北

歸。然當是時。殘虜伏障圍時。時殘吏民為寇災。而

國家樹藩建屏。周匝于三垂。為中國守。十四年。乃兒

不花寇塞上。魏國公達。率諸將將大軍討逐之。北至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

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據金山。出沒遼東

塞。時為寇。輜畜饒於虜主。宋國公馮勝。率列侯諸將

將大軍三十萬往擊之。勝前抵金山。招諭之。不聽。進

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欵。覘我師。勝遣永昌侯

王徃受降。納哈出見王至。喜。與飲酒。歡甚。酌酒酬王

王。解衣衣之。日。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王亦

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

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為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

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其臂。不得去。遂擁

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餘萬。在松花江。北

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眾。而還

諸鹵簿甚眾。遂班師。而上鄭國公茂驚虜眾貴。然茂

亦許勝軍中陰事。為勝負。以是功。二十一年。永昌侯

不剌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玉克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時虜主愛猷

識里達刺。虎漠北再歲矣。子脫古思帖兒立。玉破虜

捕魚海。大克復而還。玉聞虜主乃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

副將王弼。日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

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

而變。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

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

猝至。則大驚。脫古思帖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

十餘騎。跳身遁。王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

紀主百十人。降官酋男婦八千。人馬駝牛羊十五萬而還。其後脫古思帖兒為

其下所弒。部落潰散。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

乃清虜主北竄。爲其下所殺。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
列門等。阻兵自固。爾禮部可移書論二臣。如有意南
來。聽入朝。如決意北嚮。亦聽從所欲。吉之人。有殺身
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
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建文中。韃靼避不稱
元。復其國故號。坤帖木兒。鬼赤力。再世避大號。稱可
汗。獨稍稍仍用漢官名。永樂初。

上書喻鬼赤力。可汗令通好。不報。四年。復喻之曰。朕嗣
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
內外萬國。臣順和樂。嘗遣使致書。汗謂宜通好。爲

一家。而可汗不悟。拘使臣。掠邊如故。夫天之所與。孰
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與之。昔天命宋主天下。立十
餘世。君德不厭。命元代之。元數世後。天厭其德。命我
太祖高皇帝代之。此皆天命。何人力能致也。語曰。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自愛猷北徙而來。至今可汗更七主
矣。爾衆身不釋甲冑。手不釋弓刀。東遷西驚。老不得
終其天年。少不得安其居。是遵何過。非逆天之故哉。
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休邊
通好。用寧息爾衆。同享太平之福。顧不韙與。若必崛
強。欲以力較。朕亦何得獨已。可汗其審思行之。文綺

二表裏。致朕意。復不報。其後鬼力赤以非元裔。衆不附而弑。虜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

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瞬息七易主矣。未聞一人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等。迎爾俱北。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結肺腑者久。未必能棄親而就疎。爾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我

皇考於元後。存恤保全。如遣脫古思木北還。後爲可汗。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古帝王與

皇考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去就之際。所宜三思。

朕愛人之誠。同於皦日。故遣使諭朕志。明年本雅失竟立。復遣給事中郭驥往與通。虜殺驥不報。於是遣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上諭福曰。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即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爲虜所給。福竟以易敵而劔。大師殲焉。

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壘。响河。遇虜。

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証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卿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譁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

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勅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併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得全師而還為功多矣武城侯聽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虜諸將不得已從之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

上聞之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援亂原尚書原吉議以為師出塞遠則餉難請用武劄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二月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

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騁兇暴屢使撫循輒見拘殺恩既違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弔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汛清撫綏顛連將疆場寧謐庶幾一勞永逸暨費永寧於是

命戶尚書原吉兼總部院事輔皇長孫居守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從三月發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暍

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

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併女直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議善。淮如立馬高岡。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

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又勒銘焉。乃班師。

秋七月還京。

上故嘗親擊胡。至是歷指所過山川。示榮勿效其處。登野狐嶺。日登此。諸

山皆伏在下矣。至興和。遠望高。抵近乃漸平。日此陰山脊也。若塹山壑池。卽鐵騎千群。能飛度耶。次鳴鑾。戊日。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小伯顏山。東北卽開平。大環瓊日。古交河在答刺洲。是兩河所交。水嚙沙出。

今唐碑尚在。次小其泉。日此女直也。山顛有水。色白。草木豹虎色。畢如之。是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日至此。則望比斗。乃在南矣。經闊曠海。日此周千餘里。幹難。噓。响者。七河水畢注。其賜名殺玄冥池。窮幹難河。日。是蒙古本所興地也。於是本雅失里來拒戰。大破之。班師至靜虜。破阿魯台。勒銘玄石坡。立馬峯。銘日。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禽胡山。銘日。瀚海爲鑪。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泉。銘日。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是役也。士乏饗。

上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會阿魯台與瓦剌相讐。殺窮蹙。南保塞乞降。

上日。虜黠謾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貢使。封爲和寧王。毋妻。封夫人。數年。虜頗桀敖。虜使至。

上拘留苦之。而虜寇興和。

上親征。顛于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載承天

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旗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

日。抵鷄鳴山。虜遁。釋不追。曰。虜得欲。悉走。追之。徒勞。

止。勿追。需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大捕鹵而還。

上在位之二十年。夏五月五日。

上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

詠歌。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

破之。遂擊兀良哈。蕩其巢而還。

上北征。統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內步外騎。神機管環騎卒之外。又有長圍。周二十里。而軍個

軍中。樵牧毋得出長圍外。為慎防。六月。開平報虜攻

搗巢。故為此牽制之。股分兵。正墮其計。此其衆不多

知。大軍北破。膽矣。其何敢攻城。毋分兵。已未。次殺胡

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輜重。于闊樂海之側。與家

屬比遁。上曰。獸窟則搏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

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兀良哈敢寇掠輜重。當簡步騎

也。今阿魯台北遁。而兀良哈敢寇掠輜重。當簡步騎

二萬。分五道疾走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

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

軍會。而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輜西走。陷澤中。卒積死

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給餘白蹂踐。上乘高望見虜衆復聚。乃麾兵繞山後。出其左。又分兵出其右。親麾兵渡河。扼其後躡之。而令甲士持神機弩。入深林中。為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大驚潰。走渡河。虜傷畧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時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

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為忠勇

王賜姓名金忠虜降將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當

誅也願捐軀為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

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湏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

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入盜邊乃親征大學士

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

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虜士

苦騷師出時廷臣交諫戶尚書原吉繫掖庭兵尚書

賓自經死而虜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

上竟以陟方殂焉豈不哀哉

章皇帝即位給本雅失里妻及其外母米月五石會虜

諸酋數相搆戰塞下欵塞言欲降

上勅總兵武安侯亨言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敗假

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為備歸正人傳赴京師虜

多詐受降如受敵已阿魯台敗兀良哈駐牧遼東自

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爲備。上至英武。閑武事。而耀德戢威。不自耀如此。聖之至也。虜酋也。先者。瓦剌王脫歡子也。脫歡并阿魯台之衆。欲自立而衆不附立。元世脫脫不花奉之。脫歡死也。先衆益強。而脫脫不花弱甚。不能制。更妻其姊以爲歡。正統初。二虜使並貢。得賞賚過望而喜。我通事人又往往爲好語謾之也。先愈益喜。因請婚。通事人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上報許矣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四年春。遣使大貢馬爲聘。而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

盡發其種。落入犯邊。闞王振用事。顧自喜。怕中國威重。以爲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主。親征。閣大臣皆不得預議。百官伏闕。上章留。不聽。丙戌。命大監金瑛輔。郕王居守。而車駕發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上北狩。百官。廷劾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皇太后命。卽皇帝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國遭大變。衆恆索無固志。侍講程。依占象。倡言當徙都。大臣百官。業有遺家室南避者。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

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亦咸在。令一動。卽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而京師城高堅。足待敵。獨乘輿偶跌。行必復。奈何遽議遷乎。大監金英主其議。左右之宣。言曰。今日之事。君臣當守死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衆稍稍定。而固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破紫荆。擁

上皇南進。薄于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參議復。中書舍人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上皇密諭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

獻陵。景陵殿寢門。游騎四出。南至于盧溝。朝議

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

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

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

孫鏗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勒王兵以

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

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

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

書石璞鎮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爲工尚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其而虜使來輸平。方虜圍大同時。擁

上皇至。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大同。帥郭登繕戰守備。益力。已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徇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虜以

上皇爲重質。肆危言。唯讓少保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於是虜知留

上皇。終不得大賂。庚午八月。乃以好使奉

上皇迴蹕還京師。蓋是時中國全盛。主德無闕。一戰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

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於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變劇大而成功速。亦亘古未有也。旣而也。先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下

廷議。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下兵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十勅也。先言。太師求答使。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

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始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為詐冒防。太師并各頭目，差正副使三十人，甚勞苦。各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已。勅諸邊鎮練兵為虜防會也。先弒其主而自立。來貢，稱繇盛大可汗。繇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禮官，儀制即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號為天可汗，元世祖為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弒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

酋羣酋，讐服。且遂為中國患。莫若。賜勅別

順王，或瓦剌王，便而安遠侯溥，給事中林聰，徐

欲仍稱太師禮官，會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為不

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來北

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勅書宜稱為瓦

剌可汗，示羈縻便。詔稱瓦剌可汗，而勅文武大

臣條備邊長策，以聞。都督俊請大集兵團練，為搗巢

計。後疏言異時也。先雖獷橫，而諸酋角立者尚在。東

西諸番未附，今旣弒脫脫不花，并其眾，東自女直

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

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莽來，去宣府

纔數百里，健人在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

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肅涼莊浪等處宿兵

卷之二十一

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選其壯勇。各選老成諳戰官將之。西赴代州。東赴永平。結營團操。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宣大。合宣大兵列營屯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伺彼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變而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前不敢進。後不得顧。比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之。此實下本兵少保謙言也。先違天背德。戰勝攻取之機也。

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耻宜雪。俊發憤徇國。固其理也。但興兵舉事。繫社稷安危。卽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境。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犬羊。繇間道乘虛以搗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

不豫防而輕於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則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竄。乃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誠未見其便時。謙以虜奉

上皇駕南還。而討之無名。內卻俊難顯言。獨本其爲國遠慮者如此。而大信固在也。已而也。先以殘酷失軍。走遂野庖。自是虜諸部瓦剌小王子種落益分。反覆相蹂躪。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所左右也。以故雖時入盜邊。而內相猜。亦不能深入。若久留也。成化中。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繇喜峯

口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繇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旨下言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絀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繇故道。殆其結各虜。繇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其機牙。於是賜勅言。自爾祖脫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引他夷混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故全也。今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卜刺朶顏

俱我屬衛。朝貢口有節。今無故糾以來。律法也。自今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朝廷得壹意款待。篤世好。虜大懾服。當是時。虜阿羅出者。結訛加思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套中。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為鄉導。類歲頗深入內郡。為寇災。已而訛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以訛加思蘭為太師。尋殺之。而引兵入榆林寧夏。掠環慶。遂至于固原。廷臣數議搜套。復東勝不果。而時國諸邊督撫。無慮皆得人。以故無虜憂。後乃

有火篩。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弘治中。畜產富於
小王子。與小王子爭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
隘。熟險夷。又瞰我兵力。於伏患不細。請閉關却貢。
而火篩遂邀結諸部。迭入宣大寧夏塞。殺吏民爲暴。
四年春。虜入榆林。秋入花馬池。遂至于固原。諸將陳
瑛朱瑾馬昇秦恭。逮論死。宥戍邊。召尚書絃兼都御
史。召都御史大夏入兵部爲尚書。會都御史閻仲宇
督大同。虜入而大同師大衄。於是

天子發憤。銳意捕討虜。召閣學士議出師。曰。墩軍皆吾
赤子。虜捕殺之不道。非致討不可矣。輔臣健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曰。
邊事急。京師居重。馭輕尤急。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怠。東陽曰。邊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潮河川
去京師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顏頗交通。卽潮河
川。古北口。當必有內間。儻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
賊在大同。未委所向。儻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
之。此不戰自弊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卽未出。宜敕軍備。豫以需。皆
頓首曰。備之善已。召兵尚書大夏。諭如初。大夏
亦力言未可。

上曰。太宗時。頗年出師。捕逐虜。窮其巢。擊之。乃動無不克。何也。大夏曰。

太宗時。兵精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辨虜。故利也。今承平久。將悞士脆。糧乏馬頓。人玩法而不習兵。奈何得效之乎。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抑且暴害邊人。有損無益也。時中官苗達陰主用兵。畫欲徼爲利。故徼及之。上憮然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乃寢師。勅諸邊嚴防禦而定。當是時。諸邊業困弊。然

天子仁聖。大臣恭和。民物殷阜。內治平明。而海宇宴然。並受其福。以故安會。

孝宗崩。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相繼。而

邊大地。邊臣連白。獨云進若千里。扞虜退若千里。

再舉六刪去

我。我竟日退。虜患日進。而是時。火篩與小王子相擊。

殺。而小王子益衰。其後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而小

王子長子阿爾倫。遜入于河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

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迫塞下矣。阿爾倫死。子

幼不得立。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而二子曰吉囊。

日俺答。皆黠多智。俺答駐牧開原上都。迫附宣大。而

吉囊駐牧河套中。迫寧夏延綏。南竟于太原。其後二

酋結諸部。解讐爲盟誓。招中國逋逃。習火炮。備器械。

百史下編
歲深入犯邊。於是小王子種復最强。嘉靖初。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楊文襄一清。芟弱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時。虜或東入遼東。或北掠漁陽宣大。或西蹂榆林。又西道松潘。瞰四川矣。其後

上旣玄脩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卽督撫大臣。徃徃逮。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荒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故邊大圯。而虜患益滋。十九年。吉囊俺答二酋者。分道

入宣府。掠蔚州。駐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分道入大同。大同軍與約言。爾無我掠。我無爾虞。虜嚙指折箭誓而去。遂越大同度。鴈門。抵寧武。入嵐靜。殺人畜萬計。掠固原。二十年。虜復入太原。屠石州。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子扳不孩牧套中。而俺答糾數酋入掠太原。自夏六月。至千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虜二十餘萬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襪金錢。桶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時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條邊事甚具。且言臣於六月中。在山西省中。見吏民捕得虜所遣謀。稱虜自去秋。捨興嵐等縣。得利後。入春

來。卽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部人馬。刻期南侵。其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可諉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卽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欵令勿殘。已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之長驅深入。衝行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也。夫受關外重寄。爲國家封疆。

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意廣欲奢。日冀遷陟。旣不以地方爲已責。而總兵等官。又欲僥一時之倖。而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息。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爲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爲害大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入關南。興嵐靜。

百身下續
五十四
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以有懲也。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稟稟然。常若百萬之敵。壓於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疏上。

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嘻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也。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諜不時上。二十九年秋八月。諜者言虜駐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數處。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地平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卽鳥舉。如景不可搏。請固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畫。召郡國兵入衛。急京師。疏發。卽身馳往通州遏虜。令毋西。夜登陴。則虜已闌入薄城州。

而軍蟻附之矣。時京兵少壯者已悉遣。餘僅老弱。多
總兵提督太監所役占。不能軍。檄邊兵入衛。不時至
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文武大臣守之。集天下武試生至者料以從。
詔都御史商大節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合坊甲保
伍列諸門。而都門不啓。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
附以進。曰。予我幣。通我貢。卽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
禮尚書階。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上乃御便殿。出虜書示之。命階出集廷臣議。當許貢

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
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

宮闕。譬扼我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
爲今計。獨下罪已。詔追錄故都督周尚文功。賜

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束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
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
故也。簡討毛起。囁嚅言。吾始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
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錦衣衛經歷
沈鍊申趙語。太宰夏邦謨目攝之。曰。若何小吏也。
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

書階持衆議上弗予貢。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光燭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敵。致虜跳梁如此。恨恨也。出御殿。跪羣臣午門。立捕兵尚書丁汝夔。趣具獄論死。僅畧刻讞上。而法司猶見謂比周。冀緩縱。廷杖之。多奪祿褫官。汝夔耄而憊。虜至溺下。目直視罔措。故誅以明威。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日極知不敵。然京師急。義無所得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賚。問勞日數至。輟言御膳。飲食之。進兵左侍郎。會咸寧侯鸞。以大同師至。陽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而虜掠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院別墅。在西山者。壯麗甚。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外。虜騎三數輩。旅進退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不擊。而中貴人請趣護西山。又守便宜急。京師持不行。於是環哭相告。言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不擊。見國危急。見生民荼毒。罔念聞怨詛之。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逮守謙入。立誅之。詔大將軍鸞。盡督宣

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獨
大言厲姣外爲容。顧以軍乏興爲解。望戶部。戶尚書
李士翱得旨讓褫冠服領事。已虜剽得金錢子女
無筭意欲滿。乃循諸陵而北。翔祥去。終憚不擊。而
潛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復尾其後。
名截殺。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
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日。仇鸞免送。先是司
崇貞吉迂議語激。爲當路所側目。欲令嘗難事困之。
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萬金宣諭行
營軍。貞吉行至軍。大將軍鸞以其爲名高也者。故抑

之。聞且至。輒引去。不受餉。貞吉莫能難。恚。獨自持餉
金歸。竟以失餉下獄。杖謫邊縣尉。明年。鸞爲虜請通
馬市。市馬實欲以中國爲胡奉。計紆禍。駕部員外郎
楊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躡我。八陵。虔劉我
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
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脩
武備。大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
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
憤。而懈於備。隳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
得以法裁之。今漢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

過日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馬用之。且虜安肯損其牡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於敵之重勢。則務中其欲以求寬。惟陛下獨斷。下相嵩等八大臣議。皆憚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繼盛。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駑馬。乍市已。即繫牝牡駒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盜寇邊自若。都御史道謬為茵。感謝表以聞。又明年盡得鸞通虜狀。乃伏誅。都御史史道言。虜欲以牛羊易米豆。幸聽許。御史王紹元言。前馬市。甫交。搶攘隨作。脫既輸米豆後。藩籬既徹。盜糧益充。席卷長驅。何所不至。且東南之輸將已竭。西北之儲蓄尤艱。又安所得米。

豆以填無厭之欲乎。於是劫道脂韋。洩恣為國辱。而遁譴罷官。隆慶中。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

刻哈屯實鞠之。娶塔比吉女為之婦。不相中。那吉聘

胡免捨金女。欲昏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部女疆娶之。

取免捨金。與之甘心焉。那吉恚恨。南走闌入關。請降。

邊吏莫解。以為一胡雛。於中國亾繫也。總督都御史

王崇古。念以為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餼飭。輿馬逢

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

與。則因與為市。必繫送降人。必休塞奉要束。陽申其

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

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遙足
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
而吾以一屠者谷蠡之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
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
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
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侵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
老傷孫突南走。計中國志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
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扣邊。邊臣言。把漢那吉已

部送北京。予官職收養。今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
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大喜過望。引兵却出
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祈那吉還。
崇古要以盡繫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
庶得遣。於是繫逃人逆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
吉。且折箭誓率親族內附內保邊。崇古爲奏上。請封
下廷議。時中國固苦邊。然莫任後難。廷臣見守故
常。議洶洶不決。閣學士王其議。於是 詔歸那吉。而
淮國初封忠順和寧等王。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
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而趙全

等礫西市。於是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邊以靖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卽以之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上告郊廟。獻俘。昭武功。加賚帷幄。而崇古進孤卿。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郵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覲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

其願。則狂獍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却其請。而斬使者。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昌薊。甚或直抵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

愛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
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
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讐懾百蠻。況
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
回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
謂我畏之。而不敬臣。非所以廣明主之德威於海
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
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
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
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
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脩舉邊務者屢矣。然

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
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脩爲。隨復殘破。
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
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
國家閑暇之時。積我錢穀。脩我險隘。練我甲兵。開
我屯田。理我鹽漉。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
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卽有沉幾密
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

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克。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卽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繇前二說。旣皆驗於行事。繇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息。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

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勅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漉。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萬曆庚寅秋。虜火會熯。虜人犯洮河邊。時虜款貢通關市。銷兵二十年矣。歲久偷玩。邊防未

完實而大創。

上立召輔臣入商邊事。遣尚書洛

鄭

出經畧北西邊。

而廷議洶洶。咎秉國者之不主戰也。語侵元輔。且追議款貢之爲非。大學士錫爵時在告。具疏言。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之安晉。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貢二十年來。吏恬卒玩。弓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向。則當事者始以亾牟補牢。而舉朝震怖。止辯浮

文。追尤會事。此一反也。古議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職任。勇怯顧其膽力。廟謨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塞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官在隙下窺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效。翕然同風。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會一人。在宣大則保其無事。在甘

蕭則以爲當誅。兩鎮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最切要之計。決以當經營鎮定。兼而行之。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也。在知己知彼。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靜者。不在矯情倉卒。睹墅清談也。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情而

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會一枝。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拾。若其他陰逆陽順。觀望反側之間。形狀未露。則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多行間諜。以散之。逾命之誅。先會惡而後脇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則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會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休境息民之功。盡易將吏。盡絕諸夷。盡掃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持重必

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係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爲今之計。一面推擇新將。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一時部署。然且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會瓦解。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此。故臣以爲不如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毋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旣奉

特旨。全付以諸邊重任。則廟堂但當攬其大綱。授以成筭。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

隄防。當愈嚴。虜驕而較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至于瑣細節節。隱微情狀之際。則機關在彼中。效事在緩急。自當一切寬假。以視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擊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機。適足以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而已。今之議者。動引宋人以和自歎之說。爲難。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市款虜。彼稱南北兄弟。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疆弱之勢。原判其不同。況彼以積弱而致敗。此以微敗而養威。有如自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克。脩守誠設。斥堠

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則持尺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渡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倫。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減省言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使避事者可以藉手。欲暫寬文濩。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力。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也。惟皇上留意裁擇。

兀良哈古奚契丹種也。居京後薊州塞北。爲唐漁陽。爲元大寧路。今爲朵顏福寧大寧三衛夷。東起廣

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繇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而朵顏最强。又分地特險。永樂中以扈靖難功。得地以爲分。歲額率二貢。貢衛率百人。宣德中。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

上曰。不可。古夷狄來不禦。去不追。今諸夷雖不時貢。然亦未犯邊。遽加兵。非懷柔之道。勅邊將言。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其飭部伍。謹防毋輕議兵。三年秋八月。上大閱。行巡邊。英國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兀良哈犯邊。師出喜峯口。虜殲于寬河。九月班師。時邊報聞。上在邊。蹶然

曰天遣此寇自投虎也召諸將謂之曰虜謂邊無備故來適朕親在此必擒之勿縱也兵貴神速此出喜峯口路險隘大軍行無及朕當以鐵騎三千出不意搗之必成擒矣或虞其少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銳足辦賊遂夜出喜峯口將鐵騎疾馳之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而軍虜望見易之悉萬眾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殲其首鋒三人虜却而神机壘發虜潰走上親以數百騎疾馳之虜初謂乘障卒易與已望見黃龍旗大駭怖知上親在也畢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勅諸將搜巢忠勇王忠與其甥台把請行上許之或曰二人虜族類往不反矣上曰去留惟所欲朕為天下主詎獨少此二人耶朕遇二人厚果懷恩當自以報朕果欲去即朝夕置左右寧能久繫之耶或請姑遣一人順其意上曰朕推誠待物遣則俱遣留一人適使之蓄疑何益遂遣之已忠把台戰疾力大克獲而還

上神武本天授又為皇太孫時從

成祖非伐閉於兵而國初壯十健馬經百戰威震於

殊俗宜其克也當是時驅三衛夷還故地復大寧為

藩翰豈憂虜哉其後衛部落益蕃頗為北虜間少懲

艾陽順陰逆迄于今正統己巳之變福餘大寧為也先驅而朶顏獨扼險不為使也

先惠掠三衛而去自後陰為北虜間稍暴諸關塞索米鹽零碎亦未敢顯然為寇盜也弘治中守臣楊友

張瓊以燒荒出塞掩殺虜為功邊釁遂起正德間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往往稱結親北虜以恫疑中國

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炮兵尚書瓊使責問故花當謝不知必繫其子以來不服且行

誅花當懼如命嘉靖中都御史王大用欲通朶顏與厚賂城其靈霧山不果革蘭台數為變求添貢每貢

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不許許補前貢失期者二百人二十五年大將軍鸞顧以道虜來本三衛夷請發

兵擊上召輔臣入與計閣學士嵩言三衛為國外蔽禁百十餘年即有導者獨奸人一二可繫而誅也

不宜亟動兵提督侍郎何棟持不可事得寢而許金幣市馬示羈縻已薊州督府得哈丹兒陳通

事云實導虜者以來，上大喜而輔臣督府皆增秩。陰有差，大抵三衛夷喜偷剽為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為鄉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啟使為虜信之則墮其計，善御之則因用為間，雖籬藩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東北為女直，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國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為都指揮使，自湯站抵開原曰建州，毛隣本渤海氏，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有華風，自開原北近松花關者曰山夷，即熟女直，完顏餘種也，倚山作寨，務耕稼，又非抵黑龍江曰江夷，生女直也，數與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休，而建州夷狡悍處要害，居中為雄長，其左右二衛尤無賴，諸夷地勢聯絡，而五嶺喜昌石門險塞為咽喉，後諸酋多屯諸子孫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宴賚大減，忿思叛，成化中寇遼東邊，命左都御史秉提督武靖伯輔總兵討破之，明年築撫順清河驍陽諸堡，而夷入塞大殺掠，巡撫陳鉞不能有禁禦，顧掩殺進貢夷以為功，命侍郎馬文升出撫邊，是時大闢直方倖用事，巡遼薊鉞戎服郊廷，奴事之，而文升與抗禮，直倖功主鉞言撲諸

夷而文升持不可，馳至鎮撫定直還，奏文升禁不與建州夷農器，啓邊募故夷數為敗，遣直反刑尚書聰定西侯琬往，即訊報具如直言，於是下文升詔獄，請戍蜀，然文升所禁實鐵器，非農器也，直以勦建州功加歲祿，鉞進官，明年虜大入塞，忿慘殺其吏民，及直敗，鉞逮下詔獄，文升始昭雪復官，先是鉞請討諸夷，疏上下廷議，余尚書子俊言建州邊衛祖宗時惟羈縻不深治，今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意，必不得已，獨當遣重臣往總制，相機宜為戰守，不當亟疲師，直方欲邀功固寵，抑不聽，而禍生，先是

都御史秉言建州毛隣等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始聽貢，否則拒之，黑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隣所有，故諸夷構三衛擾邊，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去且勿追，若必責其物貢之厚薄，虜性易離，容且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也，請更定其制，下禮部部覆，請勅遼東守臣，自後夷貢驗數，放毋揀選，啓釁奏可。比遼東傳海國日朝鮮古

穢，貊高句驪之地，洪武初，王王顯首上表賀，即位。

賜金印誥命金綺冊封為高麗國王。十年。

上諭中書省臣曰。曩高麗貢獻數。朕遣使諭意。令毋勤。今歲使迭至。險遠聞往所使。遇海風幾溺。幸脫歸。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一見而已。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通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者比年。貢物裁止。土所產。布十匹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邦。亦明告朕意。後王顥卒。諡恭愍。嗣王禔昏暴好殺。國相李仁人。劫囚禔而立子昌。已廢昌立瑄。國大亂。而仁人子成桂。得遂有高麗使入貢。

上曰。高麗限山海僻遠。為東夷事。隱曲不可詰。非中國

所治。從其自為聲教可也。其勿治。

成桂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久之。

上怪其表中語不遜。詰使者。使言表鄭集撰也。

永樂

元年。賜金印誥。冕服九章。宣德中。朝鮮國王禔遣使獻海青鷹。賜磁罏報之。且言朕不貴異物也。後勿獻。

自後。聖節元旦。皆遣使貢賀。

朝廷有大政。使頒。詔其國王。請嗣封使奉。誥

往封。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

方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鴨鵝關。繇遼陽。經廣

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令毋易窺中國淺深也。自鴨綠江抵前屯徑。

恐貽他日憂。

詔貢毋改道。

其國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

府州縣而京畿道居其土中，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殷，州縣雄鉅，尚詩書，人才倍諸道，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尚弓馬，兵勁精，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兵俗柔謹，好文崇釋，尚鬼，官吏閑威儀，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居皆茆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人。

哈密古伊吾廬地也。

循京師右轉為河西外徼，酒泉敦煌以北國數十從。

取道焉。永樂初，封元肅王裔妥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俾捍守西域，察諸番向背。而諸番入貢表文，令譯上。

分其衆居苦谿城。又西為吐魯番，北為瓦刺。成化中。

哈密國王死，無主。後王母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

攻哈密，虜王母及金印以去。自是屢命大臣行經畧。

竟莫得其要領。迄正德不靖，嘉靖初，當國者深相傾。

各主哈密議，各右其黨，翁訛反覆，而西事大劇。

永樂中，忠

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蠻夷邸中，廷議請釋脫脫

令嗣王，賜印誥玉帶，示朝廷威德。國再傳無嗣，王

母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諸夷，而王

母不從。虜王母及金印以去，速壇華言王也。詔高

陽信李文師討之，駐苦谿，不敢進，謬言不見番而還。

已阿力死，子阿黑麻未注，其肅守臣請因問封故王

母甥罕慎，嗣忠順王，以興復哈密，弘治初，阿黑麻益

壯，乃詭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固我有也。

我當王，乃詐殺罕慎，使求貢來封，兵尚書馬文升言

外夷北虜最强，數乞貢乞通使，我然且不聽。土魯番

小夷與哈密各有分地，何得輒通使？又何得并王哈

密也？不許。勅諭令歸王母及金印，阿黑麻懼，時王

毋已死，獨歸城池與金印。文升中自念哈密故有回
 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不相下。
 又北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遺孽嗣封填之。
 始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者遣使入貢，謬稱忠順王。
 裔文升乃大喜，封其族子陝巴令嗣忠順王，然曲先
 本韃靼，於罕慎又異，宜夷之，滋不服也。六年，阿黑麻
 復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而去。侍郎張海、都督侯謙
 往經畧，又不效，獨修嘉峪關，請絕西域貢，以靖事。逮
 下獄，謫官。文升請安置土魯番貢使於閩廣，閉嘉峪
 絕貢。奏可，而阿黑麻遂入哈密，稱可汗，乃身還土
 魯番，而令其酋牙蘭據有之。文升大恨，曰：虜大猾，非
 用陳湯故事，終不畏。會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
 至，文升召與語，悅之。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
 路，今計將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從罕東抵
 哈密，有間道徑可進兵，兵不十日，至誠得大將，忠果
 有膽力者，將之，虜可縛也。文升曰：善。於是命河西巡
 撫許進調兵食，副總兵彭清將精兵三千，即發罕東
 兵，從間道襲牙蘭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則遵大
 路行，不能疾，又乏水草，牙蘭謂知，顧遁去，唯獨得空
 城。文升意失望，遣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

遠征勞苦當賞。上念邊臣出師塞外，與苦甚，各陞
 賞有差，而阿黑麻以不得通互市而窘，乃遣使將陝
 巴及金印以來，求前羈貢使，且通貢如舊。於是賜陝
 巴蟒玉象笏，復納之哈密，而陝巴畏不肯行。撫臣遣
 邊將護之行，巴至國，乃貪鄙部落怨，叛迎土魯番。陝
 巴棄城走，其肅鎮巡官遣將必納之，而陝巴尋死。
 子拜牙嗣，顧淫暴，叛中國。顧東走土魯番，於是滿速
 兒復以兵據哈密。時其肅饑，西北邊事棘，滿速兒因
 為媿書索金帛，撫河西都御史鄧璋不能難，請專用
 大臣經畧哈密，而都御史彭澤方平蜀有功，遂勅
 澤督其肅軍。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言：治病者藥
 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其肅諸路既鄧璋總制，而
 遣澤是代之任難也，不可不聽。澤至鎮，以為勞兵事
 遠，夷非計而夷可利，啗也。遣通事資金幣，詣土魯番
 贖哈密城印，得之，而以西事平聞。召還掌院事，其後
 土魯番復據哈密，入嘉峪，圍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
 索奸回通賊，為甚。間者收繫，捶殺之，調屬夷劫其營，
 身搏戰，疾力，且聲言結瓦刺，乘虛搗其巢。土魯番乃
 遁，而是時天子多嬖倖，土魯番度中國可間也，則
 使奸回通賊者，子賄權倖，以秘術得入為上養子。

知兵尚書瓊與都御史澤御上書訟九疇激變邊
詔兵部三法司行河西即訊於是兵尚書瓊劾澤擅
命納金幣夷番復失信啓釁并逮昆九疇論虎戶尚
書珍禮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昆降浙參政嘉靖改
元瓊謫戍澤起爲本兵昆兵侍郎九疇撫甘肅三年
滿速兒寇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解甘州圍策虜且
赴肅州夜率衆間道行疾抵肅州而虜果急攻肅州
內外夾擊虜遁去時朝廷聞河西急遣尚書金獻
民西征獻民至蘭州而諸番已敗遂乃用九疇議以
爲虜通貢利茶麝香絕勿通欲茶不得發腫病死欲
斷香不得中蛇蟲毒死無禾黍無收於是遷夷使閉
關絕貢而是時議禮臣先後言哈密不靖繇彭澤而
澤得召用者以閣臣楊廷和爲曲庇故也乞急用尚
書瓊以寧西鄙七年春起瓊兵部尚書巡河西而九
疇復就逮張桂必欲寘之死以併罪廷和刑尚書胡
世寧力爭言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安得以功爲罪
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閑住於是議者汹汹以陝西
饑饉甘肅孤危救死不暇無爲事哈密議棄之矣議
禮諸臣各訟言哈密於赤斤罕東聲聯絡一以斷匈
奴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察夷情逆順內以爲

其肅捍蔽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甘肅寧夏難守
亦將遂棄乎西北邊鄰虜退尺寸則失尋丈不可棄
於是尚書瓊奏乞分部諸所衛夷胡尚書世寧言昔
置其肅左右欲因圖哈密下廷議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帝以昇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阻而

宣宗棄之安南况哈密孤懸西徼外五千餘里去關中
又五千餘里存亡絕續舉不足爲朝廷重輕非大
寧交阻之比乎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經黑風川
中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然入貢往返負水
而行况初封忠順王者本虜遺孽封未幾即絕而強

立非類者嗣之。三立而三爲土魯番所虜。最後立者。乃叛我卽我。貽中國笑。則何益矣。臣竊以爲國初本所封忠順王。與所封元遺孽和寧順寧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於甘肅尤近。今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故。耗我金帛。疲我士馬。蹙我財力。以從之乎。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誠不欲勞中國民。爭不毛之地。爲國家慮至遠也。議禮諸臣持不聽。會曲先衛人牙木蘭擁帳內附。土魯番遣使請得以哈密易牙木蘭以釋憾。本兵欲報許。世寧疏諍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羗。牙木蘭則反正歸順。非叛

將挾之爲名高。以取賞倖功。罕慎陝巴方人。而土魯番之師已至。興復之賞方行。而奪城池金印之報復聞。納幣之使始旋。而乘釁之師榮抵郊外矣。一時士習。又重聲譽而畧綜核。騰口說而賤事實。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馬端肅曰。西域胡倚玉石射利。不善騎射。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斯其言固善矣。

亦力把力蓋焉者龜茲地。俗曠戾。地在沙州西。

又西爲撒馬兒罕。漢罽賓也。衍饒甲諸國。人物美秀。多技能。東距嘉峪關九千餘里矣。又西南三百里爲哈烈。皆大國。火州本漢車師。唐交河郡縣地。在哈密西偏。弘治初。撒馬兒罕貢獅。

子浮南海而入。禮科給事中韓鼎曰。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莫不聞。今未踰年。而蠻夷入貢獅。受之恐無以杜來漸。况狎狎之獸。非可狎。而所過騷驛。爲勞費不貲。詔却之。爲著令。嘉靖中。西域貢稱王者多。禮尚書夏言請國獨稱一人。王示裁抑。閣學士孚敬持不可。曰。西域稱王者。恐彼國自封授。或部落相推稱王。先年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勅。益稱王。今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二部議。言爭言。西域諸國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餘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惟土魯番十三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

羗比也。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於事實。土魯番善賈多術計。自成化至今。徃徃以珍奇。啗時貴。爲欺負。今欲其心。木牙蘭。以携我屬夷。而始以哈密爲餌。釣大利。此其謀甚忍而深。乞勅王瓊爲國忠謀。先復瓜沙羽翼之地。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且無辱命後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卽遠越流沙。勢烏合難久。正宜大震威畧。以孤離其黨。購賞義附。使內相破滅。此伐交之上計。則如牙木蘭者。當厚之以風蠻夷者也。奈何乎。與之使甘心乎。疏上。事得寢。其後哈密竟爲

土魯番所據而前所分部諸衛夷皆爲土魯番所逐。失故土駐牧於河西。於是北虜盤西海。瓦刺巢北山。與河西諸夷落而三守。臣防羗胡日不給。固不暇復及興復西鄙事矣。時洮岷番數寇盜鞏昌隴右騷動。尚書瓊伺賊入。遣官軍搗其巢。勦殺而番伺塞卒北防秋。輒復入。係殺以報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爲虜。酋亦不刺所占。日益內徙。慮且有吐蕃吐谷渾之憂。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羗。段熲殺羗百萬。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取快目前。而在老成者。固萬全策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以制馭西番。上從之。而王瓊言欲撫罕。必勦先零。遣將自固原入。至洮岷。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者六十五。箠勦十六。箠馘三百七十人。而亦不刺駐牧青海中自如。鄭端簡言。秦中老人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無已。邊夷挾之爲奇貨。以邀求玩侮。邊

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各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五十三人。併數之。則自五六十人。王矣。前此所未有。弘治中。回。勅書亦國稱一王。若循近事。答。勅率稱王。又人與一勅。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備令戎各執。賜勅。號令其部落。貢期無數。勢難阻絕。而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財力以役遠夷。非計也。

上從言議。西域自哈烈而外。名國者四十。貢或三歲五歲至。無常期。始皆經哈密。哈密破。乃徑扣嘉峪關云。

又西稍南為西番本羌屬即唐吐蕃也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又其西萬里餘為招納撲兒招納撲兒者古天竺國即佛所生也為中印度國環旁為東南西北四印度大雪山在焉而東印度最太默德那回祖國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尊奉之其初以事天為本寒暑應候大顛江淮間俗重殺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術而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大都西番夷多事佛奉番僧為法王以治而嗣世以弟子亦類用漢官號國公司徒司空國朝仍胡俗以封群僧六王贊善王蘭化王闡教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封國師者曰灌頂法師皆世襲封迄于今用漢法為都指揮使司二日鳥思藏口朵耳為指揮使司一日隴答為宣慰使司三為招討使司六為萬戶府四為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期每貢僧徒十人凡諸而嗣封賜印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充正副使以行而大把藏思曩曰諸族歲納馬洮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諸番歲納馬洮州茶馬司西寧衛番

使司歲納馬西寧茶馬司洮河西置衛立軍民指揮統焉五王諸番僧簇近四肝西寧洮河而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河南國初陝諸番畏宋將軍蜀諸番畏丁大夫丁大夫者御史大夫也出鎮蜀最人威志並行良夷安集宋將軍者西寧侯宋晟也洪武承樂中鎮西陲皆聲稱至今西番俗大抵皆敦外上卜為一心君臣相友無浮文食酪衣氊居毳帳音尚琴瑟懷恩重利尊釋信誼其壯者務耕牧好獵鬪而賤弱老其山川崑崙可跋海折支湟水為大河源出焉貢物多畫佛銅塔舍利之屬成化中烏思藏入貢勅四川鎮守及二司官言近各蕃朝貢人過多中詐冒不可詰且勞擾中國後贊善闡化等王每二年限差百人或百五十人從四川舊路貢其國師闡師等不聽貢其貢先期申報委官嚴查印信番字書辯驗實乃遣南夷中大國首安南安南古南交地漢交趾九真日南郡也其次國曰占城滿刺加瓜哇暹羅真臘皆世朝貢占城古越裳氏漢象郡地也瓜哇古閩婆文東為琉球為日本洪武中

占城使來言。安南數侵境。幸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中國聲教所被。服貢輸之地。不敢輒欺負。上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臣事奉貢。豈擅兵相攻。卽馳諭安南。令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相爲賜。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其遣爾國人習萃言者來習肄。明年占城來。上壽如期至。且言與安南復交兵而覓。

上手詔諭之曰。朕所爲戒爾兩國。毋深構者。欲以安生民也。古語有之。禍莫大於好殺。福莫大於好生。故天

之所惡者兵。所好者仁也。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卽福祚延。如必欲驅兵苦戰。一勝一負。必且有鷓蚌漁人之悔。王審思毋忽。

上初以南交雖僻遠。與華夏異風。然終文章之國。許三年貢。且諭所貢物。必輕微易齎。毋勞彼此民。其後王貢物不如約。且發兵攻占城。詔詰責。而其王日燮爲國相。黎季犁所弒立。叔明嗣。王來貢。尚書已受其章。將入。見主客主事魯魯。取其副覽之。見叔明名。駭之。乃言曰。前王陳日燮。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能隱。遂盡得其篡奪狀。

上怒曰。烏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令擇陳王親
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解。永樂初。季犁復
弑其王日焜而僭號。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奩。
上表言陳氏王傳國十二世而絕。無當紹者。奩故陳
氏甥。暫署國事來求封。詔許封。而陳王孫添平從
其臣裴伯耆走間道詣闕訴。詔詰責季犁詐表。
請迎添平歸復國。詔遣使護行。季犁道伏兵格
殺之。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能曰。崑爾小醜。朕推誠撫納。乃爲所
欺如此。此而不誅。安所事兵。卿度用士卒幾何。虜何

時可伏誅。能對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揚大
威討逆。當一鼓殄之。師多寡惟命。於是命能佩
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副之。將二十五軍
以行。命兵尚書劉儁督師。刑尚書黃福。大理卿陳
洽督餉。是日。

上幸龍江禡。且誓師。命諸將曰。安南賊季犁父子罪
逆極。殺無赦。諸脅從畢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
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行。毋貪利輕進。
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揚功名於無窮。往
其勉之。時西平鎮雲南。以征夷副將軍印制。卽授。

會能道卒輔佩印總六師晟率雲南兵繇蒙自入奪

宣江次洮江輔率大兵繇廣西憑祥塊壘關入次昌

江進破其東西都明年安南平時賊恃東西都及洮江富良江以為固於

江北岸綠江樹柵築土城城壘相連巨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萬守之於富良江南岸綠江

置椿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椿以為防而東都城列象陳以守欲憑險老我師候晟軍至洮江

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井之沙灘與晟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九分多邦其要害也今

我師始至備禦必精宜歛兵不攻伺其意懈夜襲之可破也多邦破餘膽落矣居數日度可攻召將士諭

日今師行萬里至於此無還理當共報國成功名先登者賞不次退立誅於是將士奮用命夜四鼓都

督黃中等啣枚昇攻具踰重壕至西城以雲梯潛附城而登既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走

遂克之賊將於城外列象陳以攻輔勅諸軍以盡獅蒙馬翼以神機銃而前象皆股栗退奔賊帥殲焉而

西都城聞之焚宮室倉庫遁於是三江路姚江宣江

等州縣次第詣軍降明年師進富良江賊悉聯戰舟

彌數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師英國公輔乘柵

未就疾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涇以久晴水

涸季犂父子以數小船跳身遁入于海於是侯輔等具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訪陳氏子孫王之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

言黎賊為逆時求陳氏子孫種滅之今莫可復迹安

南本中國郡縣地久淪異域幸聖明汛掃再觀天

日誠萬世休復之會願幸不異蠻夷復郡縣設官俾

霑沐聖化臣等竊伏計黎賊父子旦夕且就誅郡

之盛。奏上。詔俟黎賊父子擒。徐定議。五月。交南水

大作。舟師畢濟。而季犁及子澄若偽將相畢就禽。師出

奇羅海窮追都督於是立都指揮使司。立交趾承宣

布政司。立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

十縣。勅尚書福兼布按二司事。都督殷掌都司事。

勅交趾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

孝悌力田。聰明正直者。及練達政事。精書筭。習兵通

陰陽術數。方技人。咸禮訪送。京師。六年。侯輔振旅

還。京師。上交趾地圖。東西千七百里。南獻俘論功。

輔進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侯將士。並陞賞有差。

已。交人管定反。立季擴為大越帝。遣黔國公晟發書

南兵往討。敗績。尚書儁都督敬。交趾參政顯皆沒。乃

復。勅英國公輔總兵破獲定季擴。稱故王後。請封

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右布政使。仍官其黨。師旋

而季擴尋復反。九年。

上以英國公輔為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往鎮。不靖。復

遣輔。十二年。得季擴誅之。而是時尚書福在南交。視

民如子。徇好祛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

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盡心平允。交人愛

如父母。十四年。召英國公輔還。豐城侯彬代鎮。

仁宗即位。閔福久勞于外。召復內任。尚書洽代鎮。而交
趾遂播。宣德初。總兵成山侯王通討黎利敗績。尚書

洽戰死。請濟師。詔遣安遠侯升總兵。尚書慶參贊。

往討之。師大陷。時命尚書慶擇六卿屬才望者以從。於是得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

鏞、慶與偕卧起。至南交。侯升連破敵。有驕色。而利詐

遣人詣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于尚書曰。總戎之

志驕矣。公宜力言之。夷情譎。何詎知非誘致我也。况

璽書數數戒賊。專以覆為勝。不可狃。柰何。乎弗戒。時

慶已屬疾。強起力為言。升唯唯而已。明日。升以百數

騎獨前。前度橋。橋遽壞。墮伏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

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象陳。勒降。安鏞不屈死。

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和。還師南寧以俟。

命時交趾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上意內厭兵。通以利表至。言前國王遺嗣暲。今在老撾。

願嗣封得永奉貢職。

上召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勞苦者

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討賊耳。輔退。召尚書義原吉

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日舉與之無名。且以示天下弱

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稽首而對曰。永樂

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

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生民之福也。

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立之本。

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餘十

年。民苦甚。皆祖宗赤子也。行。祖宗初心。保

祖宗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侍

仁考久。聖心拳拳。以交趾為憂。幸上裁決。

上曰。卿二人言是也。

皇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暹表。示羣臣曰。議者必且謂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言。於是冊封暹安南國王。敕交趾鎮守三司衙

所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携家來歸。詔罷征南兵。而

下侯通獄。廷鞫通喪師棄地。內官壽護叛賊。騏激變

論。苑餘罪有差。

始利表稱安南國先臣曠三世孫臣暹及頭目臣利以得封已乃言暹

苑利權國事來請詔利成化中大閣直既掩建州

權國事而利借國號如故女直貢使以為功。愈幸兵。乃議征交南。以中旨索

永樂中調兵籍甚急。時劉忠宣大夏方為職方郎。匿

其籍不出。尚書譴吏必得之。竟不出。乃徐入言於尚

書曰。今天下洶洶。東構禍高麗。北挑釁達靼。今又復

事交南。即安危未可知。願力沮其微。尚書曰。善。吾不

及慮也。乃得寢。

正德中黎氏六傳至嗣無道多誅戮為其臣所弑又再世為其臣莫登庸

所弑登庸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漢而營海東齋居地居之齋居地負海最大古所謂玉山郡者也嘉

靖中。莫登庸篡其主自立。又貢久不至。禮官請討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往體察。行兩廣體勘。而登庸表

言黎氏世絕。登庸以遺命權國。節求貢未獲。願奉貢。於是命咸寧侯鸞。總兵兵尚書毛伯溫。督師至廣東。議方畧進討。便宜行。伯溫至廣東。與撫按臣召集守土官。有經國遠慮者。與集議。皆以為南交用兵。動搖數省。難卒未可解。計莫如撫使。時知廉州府張岳。知梧州府翁萬達。知廣州府鄒汝愚。議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未聞以其國不能通貢而勞敝中國以誅之者也。誠誅之必以黎氏為辭。然以夷狄之故。勞師萬里。討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此不可者一。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險以扼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輿之卒。一有不戒而歸者。於事體何當。此不可者二。今兩廣困弊。猺獠獫狁。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禦。所恃以調發者。獨狼兵耳。且而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阻。進有難必之效。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何事不有。萬一師

老財匱。猺獠乘虛。兩廣破敗。可以立見。此不可者三。近大工調度。府州縣但繫官無礙。及軍需銀。盡發赴部。梧州軍餉亦以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無復剩積。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飛輓。約以二石致一石。何所措備。此不可者四。永樂中。用兵副叅遊擊之外。又有驃騎橫海二十四將軍。銳師宿將。皆經靖難。百戰之後。故所向而克。而亦不能久有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未經行陳。縉紳之談兵者。皆其掇拾古人之糟粕。為大言不顧者也。今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儒生與議。不待兵交。而勝負之形已見矣。此不可者五。洪武中。朝鮮李仁桂弑王氏之王。扣邊求貢。高皇帝始惡其篡逆。而絕之。已而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詔許之。而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仁桂亂賊。朝鮮箕子所封國也。若守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而高皇帝斷之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為興遼左之師。師久無功。天下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黷武。今議

者猶疑於黎正莫逆之云者。胡不引高皇帝聖語而斷之也。愚以為今朝議重為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必將扣關謝罪。可因而聽之。如洪武中之待仁桂。宣德中之待黎氏。則所謂以夷狄待夷狄。而治之以不治者也。於國體無損。而生靈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弘多矣。時登庸多行金塞。上人為內間。而防守甚設。萬達募死士。謀得虛實。乃下令於諸吏民。有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稍絕。於是大軍誅龍。憑反酋。勦亂藤峽。壁虜境。上而軍。宣言分

三道入以震之。

時龍憑二州諸夷。約虜為內應。萬達入而溪洞。皆吾後此危道。於是授方畧。伏甲士。擒思明酋。而龍憑得誅。會亂藤峽。反萬達曰。必勦之。勦而勝。是為交南。益先聲也。出奇計。斬賊首。降其眾三千人。而處治近交南諸峒。落酋咸中。幾窳。於是諸峒酋如指臂。可使。

登庸懼。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蒲

伏上表降。詔赦登庸罪。廢勿工。以其子方瀛為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而登庸在國。擅名號如故。無何

妃國亂。其臣范子儀偽置官擁眾。且犯邊。巡撫都御

史歐陽必進。都指揮俞大猷。以舟師與戰。連破之。誅

子儀。而莫氏復定。或曰。黎氏復據國。而莫氏自竄南

海中。俞大猷言。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接大海。交州城有左右二水。其右水頗淺。左水深。可以受

海舟。我以海舟直入。抵其地。即彼長艇。皆不敢嚮。邇不靡折。即且逃耳。故我攻交。而用舟師。士逸糧足。可

擇利便為進攻。而交人之為備也難。釋舟而攻諸陸。則吾所攻者多。彼所備也易。而彼逸我勞矣。故定交

南。未有不繇舟師者也。若北繇廣西。憑祥。西自雲南。歸化。道險遠。餉難輸。易絕。柳安遠。逢其敗矣。交阻東

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俗獷悍喜鬪。惟交愛人。倜儻好謀。驩虞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山。勾

漏海富良江爲大云產金珠珊瑚
玳瑁蘇合油犀象兕羴羊之屬

永樂中

上以天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遣驗封郎陳誠。並中
官往使窮西域。遣中官楊瑄。並將領撫諭西南夷。已
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
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
入獻見。當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番船漂海岸。詰之
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好者也。已簿錄船物。請
進止。

上曰。暹羅與琉球脩好。船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
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阨人於險。况天子哉。其脩船
給廩餼。俟風便。及國往琉球。聽自便。洪熙初。詔下
西洋諸番船。止勿遣。諸番貢使。予人船護歸。毋久留。
諸迤西等國買馬。若詣緬甸麓川交趾等處。採寶石
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宣德中。八百甸土官遣使
貢方物。且云苦波勒寇盜。請濟師。

上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昔昔
未嘗歸化。奈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非必
皆波勒罪。降勅諭使敦好息民。廉州府巡簡德亨
言。家本階州。界西戎。知我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色
泥。可用墁。請發兵收其地。

上謂戶部言。盡力求利。商賈子之所治。開邊帝王之大戒也。今珍奇之產。在中國非乏。然且柵築絕之。毋疲民。况我境乎。控制邊境。貴在安靜。苟爭利用兵。為害不細。乃後悔何及。嗚呼。可謂至德矣。日本古倭奴。

東海中夷國倭最大。

地五畿七道三岳西南至海東北乃大山其界與明越諸州相

值而大洋所極東底遼東南盡閩廣被袤且萬里俗魁頭斷髮黠面文身而狡嗜殺人故為患最深。

國初出沒。寇並海州郡。守禦指揮翁德戰有功。立進官。遣捕倭。且遣禡于海神曰。予受上穹命。為中國王。惟父民罔敢怠康。惟倭夷屢寇盜濱海州郡。濱海州郡。並被其荼毒。今命將率舟師勦之。以靖民。惟神其

相之。

也。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王良懷秩。至諭王。以上威德。責入貢。王詫曰。前蒙古

以我狄蒞華。遣趙良弼以好語誑我。覘我國乃隨發舟數千襲我。比至風沒之。禁不與通者數十年。而爾復來。且爾豈良弼後乎。將刃之。秩不勤。徐曰。今天子生華帝華。逐蒙古夷。北出塞。滅矣。我豈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矣。王聞。乃改為之禮。遣僧奉表。已。倭稱臣入貢。上以夷事佛。擇遣僧二人往開諭。已。倭

寇海鹽澉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郡。已。又寇登萊膠。然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恪。於是。有林賢之獄。曰。倭入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之。具著于。祖訓。時胡惟庸死三年矣。於是。

上召信國公和于鳳陽。諭之曰。日本小夷。屢擾我東海。公雖老。強起為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命自登萊沿海東抵浙。凡築

五十九城、民四丁、調一為戍兵、遣江夏侯周興祖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而數數勅大將督沿海兵防倭

永樂中、賜誥印封其王為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

日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今十年一貢、正副使毋

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

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為止、久之、左都督劉江大破

之、望海峯、乃戢、江鎮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塌日望、每

以控海、乃請築城堡、置烽堠、為瞭望、一日、瞭者言海

東南、島夜舉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塌上

堡、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約日、待旗舉、砲鳴、即起

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齧逼塌、登岸、魚貫行、一

首貌、猙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蓐食、秣馬、不為動、

而潛遣壯士、間行、往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已而

賊至、塌、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

劇、走櫻桃園、自閉空堡中、我師追圍之、將較、皆奮請

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之、倭急走、張兩翼、夾擊、倭

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艘、則艘、又焚、盡為、焚舟、卒所

縛、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

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

曰、寇遠來、逼塌、我餽、以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

賊始、魚貫、來、為蛇、陳、作真、武、狀、懾之、亦愚、士、卒、耳目

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困、獸、必、鬪、缺、生、路

縱之、走、紫、焚、冊、待之、此、所以、盡、遣、我、禽、也、事、聞、

上、賜、勅、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海、上、者、數、十

年、始、方、國、珍、張、士、誠、據、濱、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既、禽、

滅、而、通、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

上、既、命、築、城、增、戍、又、置、十、千、戶、所、於、海、上、招、沿、海、島、人

蟹、戶、賈、豎、漁、丁、盡、籍、以、為、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

縣、官、然、萃、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然、夷、終、猾、獍、時、時、挈、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過、防

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

俯、順、夷、情、主、客、輒、為、條、奏、許、貢、云、不、為、例、得、宴、賜、市

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

滿、載、去、無、問、得、間、不、正、德、中、犯、桃、渚、入、大、嵩、民、大、創、

得、間、無、不、得、意、去、者、

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倭伺備禦疎而入，官庾民室廬，焚掠殆盡，發掘人家墓，得少壯

即殺，東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啼號為嬉，得嘉靖

季，婦村度男女，剔視中否為勝負，其好殺如此。嘉靖

初，貢使相挺起為變。詔諭乃得解。時倭主幼不能

臣各遣貢，其貢使各怙與援，至寧波已禁市舶，而中

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眾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

行海上為亂，稱船主。勅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

售輒賒之，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

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之，貴官家又欺負不

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資以乏食，出

沒海上為盜，貴官家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

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及官兵出，輒齎糧

漏師期為好語，咱之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久之，番人

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

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濱

不肯去，會其時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

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

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皆為之，奸細

為之鄉道，於是王五峯、三海峯等以船主，王、海島

攻城畧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

頭，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

巡撫都御史，兼顧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勁，

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

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遂

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

譁，怒切齒誣詆，惑亂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遣即

訊其心，煨煉必欲殺之，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

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於是

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犯台州，破黃巖，象山

諸邑，時國家承平，幾二百年矣，東南習靡靡於文，

沿江諸衛所兵防闕畧甚，被江諸州縣吏猝聞變，局

縣門懷印綬亡去，即乘城猶惴，但無人色，至自溺城

上，付城外于賊，恣剽殺，時時數掠淮揚間，賊率不過

數百人，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道

其流畧千里，過南都者僅數十人，官軍見者皆蒲伏

受戮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每戰倭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其魁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勞逸主客而用之故恒得意去連數年不解時中國方因胡議賜日本

勅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尚書歐陽德言

祖宗朝未有

勅付鄰國

宣諭之事於慮防至深又

日本素稱貪狡習悖驚原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

國

先朝數事頒

勅曉諭俱未見有輸誠悔謝之奏至嘉

靖初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璉等以去

聖怒

赫然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懇請優容許貢彼亦未

將宗設等執送宋璉等護還迹其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語言化誨而震疊之也止不遣

上侍郎文華出禱海

神且視師殺提督兵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而亂愈益

熾再出督括官庫警歛富民調狼廷兵極四遠公私枵然

煩敝而中國盜大起

三十一年殘重嚴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

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顧

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出行寇日是其形不可使相及也吾比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裸裎一

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既踣而至探前跌後足間踰尋此得地便也不如浮海而扼之軍岸而望賊方舟爲拒彼

雖有衆無以措險即銜鱸而守亦瀕海無露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幕處州卒鼓之五破賊斬首虜千餘三十二年

大猷冒險出洋焚安自巢賊逸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

領步兵往來海喫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款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

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繩富人持之巧索橫斂指一
科百諸城守餉搗百物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
南人善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
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松江
諸衛所圍海鹽大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
定海諸州縣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
忬大猷搗巢非計搖動忬忬薦鏜起為閩叅將代克寬克
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殺掠慘甚復用盧鏜為
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時都御史忬改大同巡撫
徐州兵備李天寵代行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
軍務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兩廣兵以禦倭而素
貴倨又連與倭戰不效望實稍損時

上憂倭甚而嚴神工侍郎趙文華為
上言海賊猖獗海有神請祠禱海神當可靖
上信之遣文華行禱祠且視師時大學士嵩方幸文華
諂事之因亦幸故遣行文華至師願指經經目以大
臣位其上自重不為下時賊巢柘林者盈二萬經調
兵三萬以制之未至而文華檄經即行搗其巢經持
不可文華遂疏經本足辦賊第家閩避讐故嘍暗縱

不擊上怒甚徵經時經則已聚兵捕逐賊大破之
嘉興而御史胡宗憲督參將盧鏜趣赴之賊走至江
涇而散文華歸報命言海神助順倭乃殄進宮保
工尚書經及巡撫劉天寵逮詔獄論死而以浙江
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
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再出督括官
庫讐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敝而中

國盜大起上聞報大怒降札言南北兩欺不可怠視
本兵乃若不聞知乎下公卿大臣臺諫

議長策聞廷議請謀帥監督上殊信文華至是中
自語文華言無狀文華偵知之立上疏奮請行疏宵
上上愈益喜以為文華憂國命出督諸道軍禦
倭至禱祠為文華請福而文華至無他畫顧獨焚大
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交通輔臣蒙蔽以為
功而東下若濕薪忤意者即功論罪順指阿意者輒
顯薦超擢即提督巡撫官人自危憂不在倭而在讒
於是兩浙閩廣間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
留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鹽課迫脇富民釋股凶惡濫
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時文華

宣言吳越人懦不足恃殺賊大調上漢狼達兵數十萬痛創之幾賊聞遁去以為効而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咸騷然煩敝諸所調兵人挾數人與俱所至為剽掠顧臨賊驅之前不前已賊退遣之去不去往督師勞苦而功高也當是時封疆之臣苦倭急輒請添官以分責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較近百人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人積憤憑溢益習

兵諸

總督無慮多得大帥愈大猷戚

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

靖

三十五年文華傾吏部尚書李默默論死三十六年復傾所諂附輔臣嵩

上

以質問嵩嵩大銜之乃盡發其奸削籍文華懼後患

飲藥死子謫戍死當是時都御史胡宗憲以尚書總督浙直閩廣兵矣朝議言中國洶洶被倭者以王

天子

至勤精禱必得直宗憲欲誘直以自効總兵余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一海上

通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以金泉幣帛行賄直誘之托鄉故自結且云即降者請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踴躍自喜自詭言必肅清海波以為報與約誓堅苦直乃來至杭宗憲飾館張予宴優禮之具以聞言已得直然不敢以其情質言之也於是

上

徵直磔西市宗憲進宮保餘遷秩有差直既得宗憲

內自慙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為解而大猷逮詔獄已悔之具言之

法司請薄其罪謫戍邊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督江北都御史李遂馳出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

言宜及賊未定擊之勝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令軍中敢言戰者

斬而賊乃益進遂策曰賊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

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即

皇陵驕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今毋得過天長瓜儀而

身率青沂邳卒當秦州之衝命海防遊擊躡賊行晝
 稍近使不得休夜稍却以杜其後必致賊廟灣於是
 賊果向廟灣而遂以間夜入淮安城督戰會他賊攻
 丁堰者敗攻馬邏者又敗諸敗者畢會趨廟灣巢堅
 險賊固守而遂所謂調兵畢集衆覆之蓋賊果絕於廟
 灣已三沙賊復入又連破之俘斬萬數千餘而倭始
 大創四十一年夏輔臣嵩免歸冬倭寇福清破連江
 縣陷興化府而都指揮使歐陽深力戰死詔起復
 浙參政譚綸總督福建軍時副總兵大猷至自贛駐
 秀山都督劉顯至自江駐明山而副總兵戚繼光提
 浙直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專城責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洶洶欲旦夕
 攘驅為愉快慮不顧其難大猷念賊本客入我城為
 虎地又數盈萬人習戰官軍主也在我野為散地又數
 不盈萬不習戰若迫堅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
 饑彼逸我勞是舉主客勝負之形而反之也一跌而
 東南之事去矣計莫若列營以困之曠日持久彼且欲
 越我柵而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
 師得犄角而取之所可使無不遺且賊速戰勝可遁
 負亦可遁此賊之所也稍廷之我師日益戰必勝而

賊將遁無所之故敵以戰為守而吾必以守為攻於
 是畫地鑿溝為營柵令東西通海為固守規賊挑戰
 不動閩士大夫訟其誦病之以為怯已大軍合而賊
 竟殲於是提督都御史譚綸具疏言八閩之地西北
 阻山東南南濱海海中諸夷惟倭為中國患舊矣故中
 國於海防為特嚴洪武中以尚書薛希璉當是之時戰艦
 如雲旌旗相望重地防守則惟烽火門日南山灣嶼
 三寨而已近倭夷發難海防盡廢於是募民艦設舟
 師以禁禦迄十年而川不効者以慮患過深為備太
 廣五寨外分守十有六澳勢寡力分而然也今宜復
 通為兵萬有千人船二百隻定為五大艦而以五把
 總將之以舊設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艦為正兵增
 設銅山小煙二艦為奇兵而又分信地明斥堠嚴會
 哨以防之賊少則使自為戰賊衆則合力夾攻以扼
 外洋擊來賊為元功擊去賊次之失不擊致賊登岸
 各以其信地為罪俱屬總兵總督各監軍道督之未
 汛之先則總會南臺整飭訓練汛期且至則分地哨
 防汛畢復集則總絡有經聲勢嚴重而海防十可得

五六矣。惟是知兵之將，世不多有，而治標之事，難執一方，將得人矣。監督憲臣，非得素所同心之人，與之終始其事，則所見互異，動相矛盾，豈能有成也哉？兵備副使汪道昆，副總兵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去秋今夏，屢建奇功，誠得令繼光充總兵，鎮守福建九郡一州，而勅道昆監全省軍，其三路參將悉改守備，而以繼光所部偏裨，曉暢軍事，屢立戰功者補之。平居則將識士情，兵知將意，有事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實有用。臨汛而畫地分守，則水陸備於多筭，而戰有成功。惟上裁幸，方倭首難時，士見賊輒奔北，劉將軍顯精悍，善技擊，實首挫其銳，其後闕浙士大夫，各往往推戚將軍為尤功，及方事壘嘗事戚者，亦往往推戚機神變化為莫測也。方事壘時，戶科給事中楊允繩疏言：海寇之為東南患焉矣。皇上軫念民命，遣將出師，已踰三年，督撫將臣已經四易，而寇盜日熾，破城邑，殺官吏，茲復犯南都，直軼其

城下。此其患在於時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海寇之與邊患也，不同。蓋邊患孔棘，虜實主之。若海寇則什九皆中華之人，而倭奴者，特其勾引驅率以來者也。夫虜為主，則重專於外攘；中華之人為主，則事急於內修。重外攘，則當委重於將帥，急內修，則當責成於有司。乃邇年來，督撫之令不行於有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團保甲，則不嚴；委之以饋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養容，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為不尊，其權為不重耶？亦有繇矣。蓋以近來督撫之

臣到任謝恩。本上例有銀兩分饋在京權要之門。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其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題請。則有揭帖。伴以銀幣。約如前數。其名曰候禮。其有歷任頗深。營求美擢。若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見卻。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庇覆。諸凡饋送。數復不訾。此其費安出哉。在省取諸各布政司。在直隸取之各府州縣而已矣。府州縣既爲之巧取承迎。不無德色。諸督撫又自知非法。接受亦有靦顏。一入牢籠。實難展布。此在平時。然且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况於蒞軍行法之時。威克厥愛之際。又何以糾官僚之慢。

而激三軍之氣也哉。則百司之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足怪矣。且官司所以承奉督撫者。非能出之囊橐。皆取具於窮民。近督撫之交代不一。則官司之索取亦不一。况不肖者。因而影射乾沒其間。用一糾十。用十科百。椎膚剥髓。何有紀極。如是民生何得而不窮。民既窮極。盜賊何得而不熾。盜賊熾然。則東南州郡四野爲墟。掃地赤立。固其理也。以區區才遺偷息。待斃之民。培克橫歛。然且不已。臣恐他日國家之憂。不止於嶺海之外而已也。疏上。

報聞。

時議者言今公私俱

困。而海上夷。以市舶罷。無所爲衣食。故反。宜開市。參將俞大猷。以爲廣東去安南。占城。暹羅。諸番不遠。番

所產乃胡椒象牙蘇木等貨故舶至而抽分之利最廣非若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

祖宗知倭奴健悍終為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今絕之不得恣開之乎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繫

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通市則東南之禍未已也且備倭召隼兵

極天下之選卒未見其效莫若備之於海海戰無他巧但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多舟勝寡耳

若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其後東南殺賊者無慮數萬籍樓船力為多而都御史譚綸將

各府船隻編定為號立之保伍聽於近便海岸從宜生理而嚴勾引之誅

高祖時海外諸夷人貢往來絡繹患真贗莫辨也給諸番國勘合文籍令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布政使司比

驗乃後遣於是暹羅古城琉球等五十國咸受籍四夷節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者有都督都指揮

等官總之總理貢夷降夷諸夷情番戎文字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國

語取元秘史參考諧切其聲音自是使信往來朔凜皆能得其情焉

鄭端簡曰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析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

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自生民

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亦加之意而已嗚呼重萃

敷治四夷來王周宣修德獵狝于襄孰佐重萃臯夔

稷益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百史下編卷之二十下終

遊 馬山小風懸。已覺天金碧。真清之。
林不亂枝。滿非驚。開壘於。齋雪。自。製。園。於。矣。史。豈。若。
曠。辭。日。三。升。之。盃。暫。蟬。未。以。於。正。南。正。季。以。數。門。

